

校心以家己身五神

醫者意也靈一具在非神而明之則指守成方將為期世庸庸醫難而醫如女子大業吉人以小兒病也水家意  
女科亦然蓋小兒不能言而婦人則言不能盡惟得之指下洞見乎脈與證之相符庶不致於差謬矣吳航 陳  
修園先生儒也幼讀岐黃語即精其理一切時醫之論能力窮其非引而歸於至正旋由科舉出為邑宰以四診法  
佐撫字至今燕南趙北人猶頌之 先生不欲秘活人方既手刊各種書又遺屬盡刻所著 令嗣遵之次第行於  
世為世利賴今 令孫心典一兄又以醫學成先志檢 先生所遺女科要旨將付梓人以年與君家世有往來之  
誼命作弁言余既心好 先生書復嘉其後人之能善承家學存心濟人功誠偉焉不揣固陋因為之序俟官林鴻  
年拜手

心典少隨任非直獲觀

先大父公餘之暇命 先伯父擬註傷寒論淺註為前集命 先君擬註金匱要畧淺註為後集剖晰詳明以示來  
者更遺女科要旨一書命 先君韻擬之未及付梓回憶當年 典與弟心翰 伏讀之餘不勝霜露之感忽忽幾  
數十春秋矣是書也吾 祖所殫精瘁慮以期有裨於世者不能梓而行之則吾之責也謹校之以付攻木氏

辛丑荔月長孫心典謹識

卷一

調經

種子

卷二

胎前

卷三

產後

卷四

雜病

外科

門人問曰婦人以血為主醫者輒云血海可以實指其所在乎 陳修園曰人身之血海胞也居膀胱之外而為膀胱之室經云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是男女皆有此血海但男則運而行之女則停而止之運行者無積而不滿故陽氣應日而一舉停止者有積而始滿故陰血應月而一下此男女天癸之總根也而婦人一科專以月事為主經云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能有子蓋時者滿三旬之期而一下以象月盈則虧下之不失其期故名月信門人高子問曰女科中好手甚少不可不大為之振作因執女科書數十種屬余擇而授之余遍閱大有悟曰古人以月經名為月信不止命名確切而月事之有無多少遲速及一切治療之原委無不包括於信字之中夫五行之土猶五常之信也脾為陰土胃為陽土而皆屬信信則以時而下不愆其期雖曰心生血肝藏血衝任督三脈俱為血海為月信之原而其統主則為脾胃脾胃和則血自生謂血生於水穀之精氣也若精血之來前後多少有無不一謂之不調不調則為失信矣經云土太過則敦阜阜者高也敦者厚也既高而又厚則令除去宜用平胃散加大黃白芍藥枳實桃仁之類經又云土不及則卑監卑者下也監者陷也坑也既下而又陷坑則令培補宜六君子湯加芍歸柴芍及歸脾湯之類此言經水不調以虛實分之也又有以陰陽偏勝分之者許叔微云婦人病多是月經乍多乍少或前或後時發疼痛醫者一例呼為經病不辨陰勝陽勝陰所以服藥少效蓋陰氣勝陽則胞寒氣冷水不運行經所謂天寒地凍水凝成冰故令乍少而在月後或斷絕若陽氣勝陰則血氣散溢經所謂夏暑地熱經水沸騰故令乍多而在月前或一月數下當別其陰陽調其氣血使不相乖以平為期此叔微統論陰陽之道也而余則以陰陽二字專指脾胃而言蓋脾者太陰之濕土也不得陽明燥氣以調之則寒濕盛而陰獨勝陰道常虛即內經卑監之旨也胃者陽明之燥土也不得太陰之濕氣以調之則燥熱盛而陽獨勝陽道常實及內經敦阜之旨也至於用方以四物湯加香附茯苓神芩草為主陰勝加乾薑桂附吳萸及桃仁紅花之類陽勝加知柏苓連門冬之類平平淺淺中亦不可廢若求其所以然之妙金匱溫經湯一方無論陰陽虛實閉塞崩漏老少善用之無不應手

修園老矣不得不擇人而傳之但既傳之而又囑之曰靈樞經載黃帝謂雷公曰此先師之所禁割臂插血之盟也凡思議不可及之方若輕以示人則氣洩而用不神必擇大學問之人知其居心長厚者而後授之

門人問曰女人之經一月一行其常也或先或後或通或塞其病也間或有不關於病者願聞其說曰天下事有常而即有變婦人當月事之期其血不下只見吐血衄血或眼耳出血者是謂倒經逆行有三月一行者是謂居經有一年一行者是謂避年有一生不行而受胎者是謂暗經有受胎之後月月行經而產子者是謂胎盛俗名垢胎有受胎數月血忽大下而胎不墜者是漏胎此雖異常而數患之竟不害事也彼皆以妄為常而中土失其主信之道如人無信行全賴狡詐以成家君子不為也大抵婦人患此者性情亦必乖張

門人問曰經候不調既得聞命矣今願聞調經之法曰諸家調經之說是非參半而蕭慎齋以調經莫先於去病錄李氏之論一條以分因詳證法治錄方氏之論一條又參以統論二氏之說深合鄙意今全錄於後

李氏云婦人月水循環纖疴不作而有子若兼潮熱腹痛重則咳嗽汗嘔或瀉有潮熱則血愈消耗有汗咳嘔則氣往上行瀉則津偏於後痛則積結於中是以必先去病而後可以滋血調經就中潮熱痰痛尤為婦人常病蓋血滯積入骨髓便為骨蒸血滯積瘀與日生新血相搏則為痰痛血枯不能滋養百骸則蒸熱於內血枯胞絡大盛或挾痰氣食積寒冷則為痰痛凡此諸病皆阻經候不調必先去其病而後可以調經也

方氏曰婦人經病有月候不調者有月候不通者然不調不通中有兼痰痛者有兼發熱者此分而為四也細詳之不調中有趨前者有退後者趨前為熱退後為虛不通中有血枯者有血滯者血滯宜破血枯宜補也痰痛中有時常作痛者有經前經後作痛者常時與經前為血積以經後為血虛也發熱中有常時發熱者有經行發熱者常時為血虛有積經行為血虛而有熱也是四者之中又分為八矣人之氣血周流忽有憂思忿怒則鬱結不行經前產後忽遇飲冷形寒則惡露不盡此經候不調不通作痛發熱所由作也大抵氣行血行氣止血止故治血病以行氣為先香附之類是也熱則流通寒則凝塞故治血病以熱藥為佐肉桂之類是也

之禮以毋不敬該之余此論從二陽之病發心脾一節領會出來今錄其原文又採集各家之註願學者熟讀而有得之內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為風消其傳為息奔者死不治馬元臺註云二陽足陽明胃脈也為倉廩之官主納水穀乃不能納受者何也此由心脾所發耳正以女子有不得隱曲之事鬱之於心故心不能生血血不能養脾始馬胃有所受脾不能化而繼則漸不能納受故胃病發於心脾也由是水穀衰少無以化精微之氣而血脈遂枯月事不能時下矣余擬用歸脾湯重加鹿茸麥門冬服二十餘劑可愈武叔卿註云此節當從隱曲推解人有隱情曲意難以舒其衷則氣鬱而不暢不暢則心氣不開脾氣不化水穀日少不能變化氣血以入二陽之血海血海無餘所以不月也余擬用歸脾湯加芍藥柴胡傳為風消者風之名火之化也消清瘦也發熱消瘦胃主肌肉也余擬用歸脾湯加丹皮梔子地骨皮芍藥傳為息奔者喘息上奔胃氣上逆也余用金匱麥門冬湯人無胃氣則死故云死不治此一節為經血本原之論也

門人問曰婦人經閉或因家務煩惱或因胎產乳子受傷其不調也有自室女何以亦有不調之病乎余曰室女患此甚於婦人所以多死室女乃渾全之人氣血正旺不應阻塞竟經閉不行若非血海乾枯則為經脈逆轉血海乾枯者宜用當歸補血湯加麥冬白芍各五錢炙甘草二錢虛極者加附子一錢以助之倘或失治則內熱咳嗽肌肉甲錯毫髮焦落而成怯症矣經脈逆者宜用金匱麥門冬湯芍藥甘草湯加牛膝茜草之類兼服四烏鯽骨一蘆茹丸以調之倘或失治則為吐血衄血咳嗽骨蒸而成瘵病矣若肝火熾盛左脇刺痛頭生瘰癧佐以逍遙散加瓜萸實川貝母生牡蠣青皮之類若肝脈弦上寸口魚際非藥所能治即與增配則愈或與加味逍遙散若體常怯寒食少腹脹佐以六君子湯加乾薑之類歸脾湯八珍湯可以出入互用然余又有深一層治法憶予乾隆辛丑歲朱紫坊黃姓之女方二十二歲始因經閉服行經之藥不效後泄瀉不止食少骨瘦如柴服四神八味之類瀉益甚而五更至天明數次便後帶血余主用金匱黃土湯以赤石脂易黃土以乾薑易附子每服如生鹿茸五錢意以先

功可知鹿茸入衝任督三脈大能補血非無情之草木所可比也又聞喻嘉言寓意草載楊季登之女經閉年餘發熱食少肌削多汗而成勞怯醫見多汗誤謂虛也投參朮其血愈涸余診時見汗出如蒸籠氣水謂曰此症可療處全在有汗蓋經血內閉止有從皮毛間透出一路以汗亦血也設無汗而血不流則皮毛乾槁而死矣宜用極苦之藥以斂其血入內而下通於衝脈則熱退經行而血自止非補藥所能效也於是以前龍管丸日進三次月餘忽覺經血畧至汗熱稍輕姑減前丸只日進一次又一月經血大至淋漓五日而諸病全瘳矣附此二案為一虛一實之對學者當一隅而三反之

門人問曰女科書一病一方且一病而有數方其方倍於男子此書於調經一節止取一十九方毋乃太闕乎曰內經只有十二方傷寒論止有一百一十三方金匱止有二百四十三方可以謂之方唐以後合法者甚少其餘不過彙集藥品不可以名方而女科所傳之方更為淺陋大夫神農本草經之旨與伊聖制方之法淺陋之方姑任淺陋之醫輩用之淺陋之病家服之服之不愈亦無怨言或日久而病氣衰亦自愈余姑置弗論也今諸同學皆好學深思士也儒者以濟人為心以我之獨知俯視一切未免驚俗恐濟人不履禮貴從俗醫道何獨不然今取習用之方而精選之即如四物湯本淺近而無深意也余則加入香附從神各二錢為佐是取鐵翁道人之交感丸參贊其內文感者以氣之化於無形也又加炙甘草四錢為君是取仲景先生之復脈湯主持其際復脈者以血之運而不息也變淺近為神奇惟熟讀內經本經仲景書者方信余言之不謬又有加減套法經血先期而至加苓連知柏後期而至加薑桂艾葉實者加陳皮枳實虛者加人參白朮大實而閉者加大黃枳實桃仁牛膝更佐以抵當湯桃仁承氣湯大虛而枯者加參朮鹿角膠牛膝外更加以人參養榮湯經行而腹痛拒按者加延胡索木香經已行而腹痛者加人參白朮乾薑經水不通逆行而為吐血衄血者加牛膝澤蘭韭汁量便若腹中素有痞飲食滿悶者除地黃加枳實半夏色紫者風也加荆防白芷黑者熱甚也加苓連丹皮地骨皮淡白者虛也有挾痰停水以混之加參耆陳半色如煙塵水如屋漏水者合二陳湯再加防風秦丸蒼朮如豆汁者如苓連或帶黃渾濁者溼痰也或成塊作斤

平胃散 治土氣太過經血不調達生篇加芒硝能下死胎

六君子湯 方中參朮苓草脾藥也陳皮半夏胃藥也經血生於脾胃故加歸芍之類便是調經之方

四物湯 婦科總方時人習用之方中妙在川芎一味

新定加味四物湯方論見上

十全大補湯 八珍湯 二方氣血雙補其用藥品雖云板實却亦平穩可從

人參養榮湯 五臟兼補視八珍十全 高一格以藥品之輕重得法也

生白芍 一錢 五分 人參 當歸 陳皮 桂心 茯苓 白木

炙甘草 各一 五分 遠志 去骨 五味 十四 熟地 七分 加生薑三片紅棗二枚水煎溫服

四烏鯢魚骨一蘆茹丸 經內 調經種子亦治男人陽痿

烏鯢魚骨 四兩 蘆茹 一兩 長男尉按以雀卵丸如小豆大食前以鮑魚汁送下五丸今酌增為二錢後人用

白毛黑骨雄雞一隻去毛腸不見水擦乾用當歸二兩川芎一兩入前藥於雞腹內加酒二椀童便一椀蒸到汁

乾將雞取淨肉和藥晒為末或加香附四兩炒紫茯神人參各一兩為末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酒送下或米湯

送下

抵當湯 通瘀猛劑 見傷寒論 桃仁承氣湯 通瘀緩劑 見傷寒論

蠶砂酒 治月經久閉 按此方較上二方更為平穩

蠶砂 四兩 炒 半黃色 無反酒 壺 右重湯煮熟去砂溫飲一盞即通

歸脾湯 內經二陽之病發心脾一節此方頗合經旨

當歸 茯神 人參 炙耆 白朮 棗仁 龍眼肉 錢二 遠志 木香 炙甘草 錢一

高鼓峯云男婦怯弱不論何症止以此方去木香加芍藥麥冬五味子服至月餘必愈雖有他方吾不知也按方中全賴木香一味若去之何以成歸脾湯乎若有寒熱往來可加柴胡芍藥若潮熱骨蒸加丹皮地骨皮梔子若起於佛鬱加貝母黃連若腹痛經閉加桃仁紅花胡索之類

逍遙散 女子善懷每多憂鬱此方解肝鬱也而諸鬱無不兼治趙養葵謂五鬱皆屬於肝也方從小柴胡湯套出

越鞠丸 丹溪 解鬱總方易思蘭醫案治寒熱虛實一切雜病皆從此方變化屢用屢驗

香附 童便製 山梔 撫芎 蒼木 六神麩 以蒸餅為丸每服三錢陳米湯送下

溫經湯 治經閉或經行過多或崩漏不止或久不受胎統名帶下

吳萸 三兩 當歸 芍藥 芍藥 芍藥 人參 桂枝 阿膠 丹皮

甘草 各二兩 生薑 三兩一兩 半夏 半升一升 麥冬 一升 右十二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亦主婦人少腹寒久久不受胎及過期不來 歌曰 乾腹滿掌心燒卅六痾該 謂十二痾九痛之害五痾三痾共帶三十六種詳於金匱淺註中不贅帶

下條歸芍膠芍權各二 權稱鍾也稱其數各二兩 桂參丹單數相俾 八物同用 整升重用 門參冬勝任減半一升減其半相需半止用半升也

夏速求更佐 吳萸生薑各三兩閉生期前來而不來前過多不受胎者 各探幽

次男元犀 按當歸芍藥芍藥阿膠肝藥也丹皮桂枝即心藥也吳萸黃芩肝藥亦胃藥也半夏胃藥亦衝藥也麥門冬甘草即胃藥也人參補五臟生薑利諸氣也病在經血以血生於心藏於肝也衝為血海也胃屬陽明厥陰衝

脈麗之也然細譯方意以陽明為主吳萸黃芩用至二兩驅陽明中土之寒即以麥門冬用至一升滋陽明中土之

燥一寒一熱不使偏隅所以謂之溫也半夏用至半升生薑用至三兩者以薑能去穢而胃氣安夏能去逆而胃

氣順也其餘皆相輔而成其溫之用絕無逐瘀之品故過期不來者能通之月來過多者能止之少腹寒而不

受胎者並能治之其神妙不可言矣

六味丸 壯水之主以制陽光

桂附八味丸 益火之源以消陰翳 二方治婦人經高赤子加香附童便吳萸貝母當歸各三兩艾葉續命沙二兩

益火之源以消陰翳 二方治婦人經高赤子加香附童便吳萸貝母當歸各三兩艾葉續命沙二兩

黃耆 當歸三錢 右水煎服 尤在涇金匱翼有生地五錢甘草二錢余未知其所本

麥門冬湯 治火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

長孫男心典宗 按可借治婦人返經上逆吐衄等症蓋以此方專入陽明陽明之脈以下行為順上行為逆衝任之脈麗於陽明三經主血故以此方為正治之法若去粳米加蜂蜜八錢取百花之菁華以補既亡之胃陰更為周到然陽明因虛火而逆者固宜此湯陽明因虛寒而逆者舍吳茱萸之溫降將何道以鎮納之乎噫嚅吐血血之症遠眾說而專主此湯恐漢唐以下至今日而始聞是語也

麥門冬四錢不 煮半夏二錢 大棗二枚 炙甘草一錢 粳米三錢 人參一錢 右諸味清水煎服

修園與諸生講學於嵩山之井上草堂座中有謂某醫自誇為女科名手執其常用之方來詢余不覺大發一嘆曰女科本無純粹可觀之書而世上醫輩更不必深求之也然而相傳習用之藥不自知其為害人之品者則有四一曰丹參謂丹參不寒不燥不補不攻一味功兼四物且能去瘀血生新血李士材謂其去瘀之功多於生血為婦人之要藥豈知本草經云丹參味苦微寒主心腹邪氣腸鳴幽幽如走水寒熱積聚破癥除瘕止煩滿益氣一名卻蟬生山谷通共三十八字其云主心腹邪氣邪氣二字即下文寒熱之氣也邪在心則煩邪在腹則滿腸居腹內邪氣走於腸中故幽幽鳴如走水積聚亦病於腹積而不散推之不移為癥瘕者徵也以其有形可徵也或聚或散推之則移為瘕瘕者假也言其假借而成也其云益氣者通章以心腹邪氣為提綱邪氣既除則正氣自然受益非丹參能補益之也詳經文之旨專主驅邪且驅心腹之裏邪與四物湯之功用冰炭相反若以平時調理胎前產後之常藥而輒用之攻伐無過臟氣大傷即孟夫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亡是也此女科習用丹參之害人一也二曰益母謂益母能通血脈調經水去瘀生新為婦人之良藥豈知本草經云芎藭子味辛微溫主明目益精除水氣久服經身莖主癰癩瘡可作浴湯一名益母一名益明一名大札生池澤通共四十一字無一字言及婦人經產之症其云微溫者得春本之氣也味辛者得秋金之味也未有制

女科要旨 卷一 上海錦章書局印

食之精華先散於肝而後藏之於腎也。莖主癰瘡癢者以洗浴能去肌表之風也。若產後膚表微發熱是外感微風與此物甚為對症。若重症則不足恃矣。況症重藥輕則病勢日甚。一日終至敗壞而莫挽。若輩東請西延別有殺人不見血之技。修園惡之。此女科習用益母草之害人二也。三曰何首烏時醫以熟地黃大補陰血。恐其臟腑減。食竟以何首烏代之。豈知何首烏本草經不載而開寶有之。極贊其功。但為後人新增之品。或逞其臆見。或得之傳聞不足尚也。余惟於久瘧偶用之。取其味苦之能截瘧也。久痢偶用之。取其味苦之能堅腸也。若謂其能滋陰補腎。如開寶所誇之效。吾不信也。蓋藥之能滋潤者。必其脂腴之足也。藥之能補養者。必其氣味之和也。試問滯澇如首烏。何以能滋苦劣如首烏。何以能補正。與地黃相反。何以謂其功用同相。而相代乎。此女科習用何首烏之害人三也。四曰鬱金。謂婦人之病多起於鬱。鬱金能解諸鬱。為婦人之良藥。而不知此物神農本草經不載。而唐本有之。唐本云鬱金味苦寒。主血積下氣。生肌下血。破惡血。淋尿血。全瘡。原文只此二十三字。其云氣味苦寒者。謂氣寒而善降。味苦而善泄也。其云血積者。血不行則為積。積不去則為惡血。血逆於上。從口鼻而出。則為衄血。吐血。血走於下。從便溺而出。有痛為血淋。無痛為尿血。即全瘡之瘀血。不去則血水不斷。不能生肌。此物所以統主之者。以其病原皆由於積血。特取其大有破惡血之功也。蓋血以氣為主。又標之曰下氣者。以苦寒大泄其氣。即所以大破其血。視他藥更進一步。解鬱二字。不見經傳。切不可惑。此邪說若經水不調。因實而閉者。不妨以此決之。若因虛而閉者。是其元難。且病起於鬱者。即內經所謂二陽之病。發心脾。大有深旨。若錯認此藥為解鬱而頻用之。十不救一。至於懷孕最忌攻破。此藥更不可以沾唇。即在產後非熱結停瘀者。亦不可輕用。若外邪未淨者。以此擅攻其內。則邪氣乘虛而內陷。若氣血兩虛者。以此重虛其虛。則氣血無根而暴脫。此女科習用鬱金之害人四也。聖經灼然可據。雜書雜說居然魚目混珠。甚為不解。昔人謂不讀人間非聖書。吾深有味乎斯言也。嘗攷神農作耨鞭鉤。鋤從六陰陽。與太乙外五岳四瀆土地所生。單石骨肉心灰毛羽。千類皆鞭閤之。得其所能治。主當其五味。一日七十毒。是神農本草經為辨藥之祖。何以後人食唐宋以後之唾餘。或取雜書附會鋪張之說。及各人臆斷。邪說竟與聖經為難。斯人也。聖人之言。各有四字。勿語曰。爾惡。惡。亦不可以為醫人。

門人問曰婦人何以無子曰婦人無子皆由經水不調經水所以不調者皆由內有七情之傷外有六淫之感或氣血偏或陰陽相乘所致種子之法即在於調經之中前論已詳矣若經水既調身無他病而亦不孕者一則身體過於肥膩脂滿子宮而不納精也前人有啟宮丸一方頗超然修園最厭女科書排列許多方名徒亂人意究竟是二陳湯加蒼朮川芎六神麴香附之類不如直說出來更妙一則身體過於羸瘦子宮無血而精不聚也景岳有育麟珠極效然亦是八珍湯加兔絲子鹿茸霜川椒杜仲四味似亦不必另立名色也其有生女不生男者係以男人督脈不足陽不勝陰令其男人以鹿茸四具人參一觔遠志四兩兔絲子半觔醇酒為丸服之所謂得其要者一言而盡他書皆繁而無當也

啟宮丸 時方

半夏製 蒼朮

香附各四兩童便浸炒 六神麴炒

茯苓生研

陳皮各二兩鹽水炒

川芎三兩酒炒 蒸餅丸酒下三錢

服蒼朮又一本作白朮

育麟珠 時方

鹿角霜

川芎 白芍

天生木

茯苓各二兩

川椒一兩

人參二兩

當歸四兩

杜仲

甘草各一兩

兔絲

地黃各四兩

右為末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米湯無灰酒送下

門人問曰婦人不能得孕或易於得孕可以診脈而預知之否乎曰陳楚良云人身血氣各有虛實寒熱之異惟察脈可知含脈而獨言藥者妄也脈不宜太過而數數則為熱不宜不及而遲遲則為寒不宜太有力而實實者正氣虛大邪乘之以實也治法當散鬱以伐其邪邪去而後正可補不宜太無力而虛虛乃血氣虛也治法當補其氣血又有女子氣多血少寒熱不調月水違期皆當診脈而以活法治之務使夫婦之脈和平有力交合有期不妄用藥乃能生子也

門人問曰東垣言婦人經水甫淨三日前交者成男以精勝於血也三日後交者成女以血勝於精也七日子宮既

附離交而亦爭精氏言血先至裏精以生男精先至裏血則生女道藏言月水淨後一三五成男二四六成女聖  
經言因氣而左動陽資之則成男因氣而右動陰資之則成女程鳴謙言精之百脈齊到勝乎血則成男血之百脈  
齊到勝乎精則成女此皆一偏之言不足以語乾坤陰陽之道也老子云天法道道法自然亦惟順之而已然天命  
雖聽其自然而人事亦不可不盡致問求嗣果有其法否乎曰袁了凡云天地生物必有綱縕之時萬物化生必有  
樂育之候猶犬至微將受娠也其雌必狂呼而奔跳以綱縕樂育之氣觸之不能自止耳此天然之節候生化之真  
機也凡婦人一月經行一度必有一日綱縕之候於一時辰間氣蒸而熱昏而悶有欲交接不可忍之狀此的候也  
此時逆而取之則成丹順而施之則成胎矣

門人問曰婦科論種子繁雜無所適從而至當不易之法當宗誰氏曰宋駱龍吉有內經拾遺一書明人增補之內  
附種子論一首方三首卓然不凡論云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則偏陰不生偏陽不長理有必然者也然夫婦交媾而  
不適其會亦偏陰偏陽之謂也則以無子而諉於天命豈不泥乎間有資藥餌以養精血候月精以種孕育多峻補  
以求說遇又求嗣未得而害已隨之深可痛可惜也茲幸拜名師於百年中而得有秘授焉一曰擇地二曰養種三  
曰乘時四曰投虛地則母之血也種則父之精也時則精血交感之會也虛則去舊生新之初也余聞之師曰母不  
受胎者氣盛血衰故也衰由傷於寒熱感於七情氣凝血滯榮衛不和以致經水前後多少謂之陰失其道何以能  
受父不種子氣虛精弱故也弱由過於色慾傷乎五臟臟皆有精而藏於腎腎經既弱辟之射者乃微天枉不能中  
的謂之陽失其道何以能種故腴地不發瘠種而大粒亦不長碗地調經養精之道所宜講也誠精血盛矣又必待  
時而動乘虛而入如月經一來即記其時算至三十時辰則穢氣滌淨新血初萌虛之時也乘而投之如恐情竇不  
開陰陽背馳則有奇礎納之戶內以動其慾庶子宮開兩情美真元媾合如魚得水雖素不孕者亦孕矣此法屢試  
屢驗百發百中者也豈謬言哉及其既孕欲審男女先以父生年一爻在下母生年一爻在上後以受胎之月居中  
或遇乾坎艮震陽象也則生男或遇巽離坤兌陰象也則生女有可預知者焉嗚呼始而無子者非天也人自戕其  
天也已而有子者亦非天也人定可以勝天也

細辛各二 右十味煉蜜為丸如綠豆大

固精丸 以二方乃論中所謂養精調經之平和藥也

附子 一枚重八錢 臍心作竅如皂角子 大八味砂三錢 漚紙包 煨用一半

獾牡 一枚 漳泉三府所出者 量使塗過厚紙裏 米醋浸透 鹽泥固濟 候乾以炭三斤煨之 桂心 去皮 龍齒

當歸 酒焙 炒 石菖蒲 煨去 山茱萸 去枝 烏藥 天台 益智 去枝 杜仲 酒炒 牛膝 酒浸 秦

細辛 半夏 鹽湯泡 七次 防風 川椒 去子并 合口者 茯神 白芍 各三錢 乾薑 一兩半 炒半生 連麥 一兩

桔梗 右二十一味研糯米為丸取附子肉味砂為衣如梧桐大每服三十九丸加至七十九丸空心淡醋湯或鹽湯任下

增損地黃丸 治月經不調久而無子

當歸 二兩 全用 熟地黃 半斤 懷慶者佳 黃連 半兩 右三味酒浸一宿焙乾為末煉蜜為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

至一百丸如經少溫酒下經多米湯下

外備方三五

五子衍宗丸 治男人精虛無子陽事不舉

兔絲子 八兩 枸杞子 覆盆子 各四兩 五味子 車前子 各三兩 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早米

湯送下三錢時法以左尺虛為天一之水衰宜合六味地黃丸右尺虛為地二之火衰宜合桂附地黃丸兩尺俱

虛為水火俱衰宜合十補丸余每冊加人參鹿茸魚鱉各四兩或以黃耆一斤熬膏和蜜煉為丸為效較速 長

孫男 心典 按凡物之多子者久服之亦令人多子且兔絲子車前子煮汁膠膩極似人精故能益精而聚精况又

得枸杞覆盆皆滋潤之品以助之乎尤妙在五味子之收瀋與車前子之通利並用大具天然開閉之妙亦時方

之頗有意義者 修園於女科擇用數方之後必短註數語諸子讀之咸謂語短味長起而問曰脾味之藥以米

湯送下正法也而治肝之劑亦用之者取震坤合德之義也治肺之劑亦用之者取土旺生金之義也治心之劑

亦用之者取火歸土旺之意也惟腎處最下用藥宜速其下行若雜以脾胃之藥恐逗留其下行之性濡滯於中

女科要旨 卷一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而作脹前者時行之某醫治一老婦評於方後云老年陰虛當以六味地黄丸為主而脾胃又須兼顧加入梗米八錢為脾胃雙補立法夫子聞之而噴飯茲何以補腎諸丸而以米湯送下乎曰內經云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味者五穀之正味也扁鵲云損其腎者益其精精者五穀之精華也洪範論味而曰稼穡作甘甘者正味也世間物惟五穀得味之正但能淡食穀味最能養精衷了凡云煮粥飯中有厚汁滾作一團者此米之精液所聚食之最能補精余於補腎各丸必以米湯送下者此物此志也若時醫以熟地黄與白木粳米同用者則有毫釐千里之差耳

十補丸 治血氣兩虛先天之火火俱衰少年而有老態者

鹿茸 澤瀉 附子 內桂 山茱 薯蕷 茯神 人參 當歸 白朮

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米湯送下三錢此方與十全大補湯同意但十全大補湯從氣血之流行處者眼氣血者後

天有形之用也此方從水火之本根處者眼水火者此是先天無形之體也二方之分別在此

新定加味交感丸 治婦人不育

香附去毛水浸一晝夜炒老黃色半斤 兔絲子一斤製 當歸童便浸晒乾 茯神各四兩生研 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早晚各服三

錢米湯送下 次孫男心蘭稟 按水與土相調則草木生脾與腎相和則胎息成兔絲子一物而備水土之氣故

取之為君當歸能滋子宮之乾燥故取之為使至於香附茯神鐵瓦翁名交感丸其效詳載於內經拾遺中不待

贅論

門人問曰轉女為男果有此法否乎曰於傳有之有令孕婦佩極大之雄黃者有令著本夫之衣冠環水井而左旋三週面覲井中之形不令人見者又於床下暗存刀斧刀背向上刀口向下者密存雄雞毛羽於席下者吾亦姑藏其說而弗論之大抵厚積陰功廣行善事而不没人善更為第一善事不必持齋祈禱定叶熊羆之占

女科要旨卷二

胎前

胎前氣血和平則百病不生若氣旺而熱熱則耗氣血而胎不安當清熱養血為主若起居飲食調攝得宜絕嗜慾安養胎氣雖感別症總以安胎為主又云安胎之法有二如母病以致動胎者但療母則胎自安或胎氣不固或有觸動以致母病者宜安胎則母自愈江石山云凡胎前總以養血健脾清熱疎氣為主吾鄉稱為女科之最上者父子相傳不外此說而更深一步者趙養葵云胎莖之繫於脾猶鐘之繫於梁也若棟柱不固棟梁亦撓必使腎中和煖然後胎有生氣日長而無墮墜之虞何必定以黃芩白朮哉乃此四節平易近人行道入不可不俯而相就毋取驚俗為也

門人問曰夫子引玉海藏云熱則耗氣血而胎不安而未丹溪謂胎前當清熱養血為主以白朮黃芩為安胎之聖藥立論相同而金匱治妊娠開章即以桂枝湯為首方且有太熱之附子湯溫補之膠艾湯不啻南轅北轍之異究竟從仲景乎從海藏丹溪乎曰海藏丹溪之論原從金匱常服之當歸散得來金匱之附子湯膠艾湯又與其本篇養胎之白朮散同義須審婦人平日之體氣偏陰偏陽豐厚羸瘦致病之因寒因熱病形之多寒多熱病情之喜寒喜熱又合之於脈而治之不可執一也

門人問曰金匱論妊娠開章以桂枝湯居其首其原文云婦人得平脈陰脈小弱其人渴不能食無寒熱名曰妊娠桂枝湯主之於法六十日當有此症設有醫治逆者却一月加吐下者則絕之各家所注非失之淺則失之鑿請一一明之以為一隅之舉曰金匱云婦人得平脈者言經水不行不可為無病之人而平脈乃為無病之脈診見此脈有喜出望外之意故曰得也其云陰脈小弱者以陰脈屬下焦尺部視上中二部之脈不過小弱小弱則非等於瀉為血滯之病脈此即內經所謂婦人有孕身有病而無邪脈之旨也其云渴不能食者以婦人所食穀味化為血氣下為月水今月水乍聚而欲成胎則中焦之氣壅實中焦者胃也胃病則懶於納穀故不能食胃病則燥氣偏勝故口乾而渴也其云無寒熱者症自內起不關外邪安有惡寒發熱之象哉故以渴不能食無寒熱七字為妊娠之確切真語也且云於法六十日當有此症者特為陰脈小弱一句自明其師古而不泥古之意內經云陰搏陽別謂之有

子言陰尺脈旺與陽寸迴別難經云按之不絕者有孕也亦言按陰尺而不絕也今云陰脈小弱何以與前聖後賢相反至此而不知妊娠之初月水乍聚一月為胚二月為胎三月為胎今在六十日之內其胎尚在將成未成之間下焦之血運於中焦而護脾胚則下焦轉虛所以見小弱之脈過此胎成則漸見陰搏與按之不絕之脈矣其云醫治逆者四句言妊娠只有六十日以三月成胎之數計之卻少了一個月其形不過為一團結聚之血豈容藥之稍誤若誤藥而加吐下則禍不旋踵矣絕之者明告其故更以周易多藥之說導之也其用桂枝湯奈何蓋以身有病而脈無故又非寒熱邪氣凡一切溫涼補瀉之劑皆未盡善惟有桂枝湯一方調和陰陽之為得也

門人問曰巢元方謂妊娠一月名胚胎足厥陰脈養之二月名始膏足少陽脈養之三月始胎手心主脈以當之當此時血不流行形象始化四月始受水精以成血脈手少陽脈養之五月始受大精以成氣足太陽脈養之六月始受金精以成筋足陽明脈養之七月始受木精以成骨手太陰脈養之八月始受土精以成膚革手陽明脈養之九月始受石精以成毛髮足少陰脈養之十月五臟六腑關節人形皆備陳良甫宗其說以五行分配四時徐之才以十月分配某月見某症則用某藥各家之說當從否乎曰十月分經養胎之說創自隋之巢氏張子和既斥其謬矣須知婦人自受胎以後十二經氣血俱翕聚以養胎元豈有某經養某月胎之理又豈有限於某月必見某症必用某方施治之理齊東野人之語吾輩切勿述之以污口

門人問曰時醫相傳口訣謂胎前無寒吾鄉女科俱宗此說然其說與丹溪輩吻合者多而求之金匱則大不然矣金匱云婦人懷孕六七月脈弦發熱其胎愈脹腹痛惡寒者少腹如扇所以然者子藏開故也當以附子湯溫其臟仲景安胎用附子湯大有取義今人置而勿用豈古法不堪為今用與曰醫之所貴者力學之外得明師益友日舉其所治之症與聖經之異同合而講論始知其妙其云婦人懷孕六七月其六七月之前身無大病可知也今診其脈弦弦為陰象其身發熱熱為陽浮其胎愈脹脹為虛寒何以謂之曰愈愈者更加之意也吾於此一字而知此婦人本臟素屬虛寒常有微脹今因病而增脹故曰愈也且可因此一字而定其脈弦為陰盛於內發熱為陽格於外也且人之一身以背與腹分其陰陽也背為陽而頭項該括其中腹為陰而大小腹該括其中今痛而惡寒不在陽

人皆以附子為墮胎百藥長仲景獨以為安胎之聖藥若非神明之莫敢輕視也

門人問曰妊娠二三月心煩惡食嘔吐等症醫名惡阻得胎後腹常痛醫名胞阻但惡阻症金匱無其名而胞阻則

有之但阻者阻隔之義隔者宜通保胎豈得用通之法乎不然何以謂之阻乎曰金匱雖無惡阻之名而第一節云

其人渴不能食無寒熱名妊娠桂枝湯主之一本渴字作嘔字註家謂為惡阻產實謂為子病是也嘔吐不止者金

匱用半夏人參丸主胃有寒飲若胃熱上行而嘔吐千金於此方以生薑易乾薑加茯苓麥冬重加鮮竹茹作湯甚

效方中取半夏味辛降逆辛則性烈以直通其阻隔婁全善薛立齋皆謂為治惡阻之良方高鼓峯謂與參朮同用

不獨於胎無碍而且大有健脾安胎之功余每用六君子湯輒效至於胞阻金匱則與漏下經名半產四月墮胎

半產後下血不絕傷其血海妊娠因癥而下血金匱用桂枝茯苓丸合而並論蓋以胞阻與各症皆為衝任二脈之所司

病異而源同也且夫妊娠之胎氣原由陽精內成與陰血外養之者也今陰血之自結與胎阻隔而不相和陰結陰

似所以腹中作痛書云通則不痛通之即所以安之惟膠艾湯絲絲入扣且抱阻與所云漏下等症皆陰陽失於抱

負坤土失於提防所致金匱制此方以統治各病微乎微乎方中芍歸宜通其陽血芍地宜通其陰血又得阿膠血

肉之品同類相從者以養之皆令陰陽之抱負也甘草緩中解急又得艾葉溫煖子宮補火而生土者以助之皆令

坤土之提防也故為調經止漏安胎養血之良方又問金匱云婦人腹中疝痛當歸芍藥散主之亦是胞阻與否曰

疝痛者微痛而綿綿也乃脾虛反受水凌鬱欲求伸而不得故綿綿作痛宜當歸芍藥散兼滲其溼與胞阻之治不

同

門人問曰金匱云婦人妊娠宜當歸散主之此以涼補為安胎法也又云妊娠養胎白朮散主之此以溫補為安胎

法也今皆宗丹溪黃芩白朮散安胎之聖藥之說是白朮散用蜀椒之法可以水廢矣夫子以為何如曰二方皆主

白朮謂白朮為安胎之聖藥則可又合黃芩以并言則未免為一偏之言耳凡瘦人多火火盛則耗血而傷胎宜用

當歸散肥白人外盛內虛虛則生寒而胎不長宜用白朮散余內子每得胎三月必墜遵丹溪法用藥連墜五次後

余赴省應試內子胎適三箇月漏紅欲墜先慈延族伯宇廷義以四物湯加鹿角膠補骨脂杜仲續斷各二錢一服而安令每旬一次余歸已六箇月矣閱其方大為一駭嘆曰補骨脂本草載其墜胎又合鹿角膠杜仲之溫芎藭之行以助之竟能如此之效設余在家勢必力爭又以黃芩白朮墜之矣此後凡遇胎漏欲墜之症不敢專主涼血而半產應期而墜者專主大衰論治扁鵲謂命門為男子藏精女子繫胞之所胎孕繫於命門命門之大即是元氣以此養胎故有日長之勢譬如果實生於春而結於夏若春夏忽作非時之寒氣涼風則果實亦因之以黃墮矣惟用大補大溫之劑令子宮常得暖氣則胎自日長而有成若非慣患半產不必小題大做凡得胎後預服扶胎之藥以防漏墜祇用平補之法余新定所以載丸最驗

門人問曰夫子前刻三字經引徐忠可謂金匱妊娠篇凡十方而丸散居七湯居三蓋以湯者蓋也妊娠當以安胎為主則攻補皆宜緩不宜峻故也但十方間有未錄者未知其故曰古人識見百倍於今人凡未悉其所以然之妙者恐鍼鋒不能相對胎誤後人故姑闕之且當歸散白朮散二方余亦罕用也

門人問曰海藏以四物等分隨所患之症加入二味名六合湯驅病而無損於胎且亦簡便可從夫子何不全錄之以為法乎曰四物湯為婦科之總方海藏取之以護胎胎得所護則寒熱攻補之峻劑俱在胎外以除病而胎元則宴然不知此法甚巧而可從但傷寒宜按六經而加之雜病宜取按各病之主藥而加之難以預定為何藥且海藏表實方加麻黃細辛尚無大誤而表虛方加防風蒼朮則夫之遠矣何不云一合麻黃湯一合桂枝湯之為得乎吾更推其意而論正之子滿者孕婦忽見通身腫滿是胎中挾水水與血相搏前方加白朮陳皮茯苓澤瀉子氣者病在氣而不在水氣滯而足面腫喘悶妨食甚則脚指出黃水前方去地黃加香附紫蘇陳皮天仙藤炙甘草金匱葵子茯苓散慎勿輕用子懸者何相齋謂為濁氣舉胎上湊也胎熱氣逆心胃脹滿前方去地黃加紫蘇陳皮大腹皮人參甘草生薑子煩者心中懊懣口燥心煩前方加麥冬知母竹葉人參甘草子淋者孕婦小便澀少乃肺燥而天氣不降前方加天門冬以清之腎燥而地氣不升前方加細辛以潤之佐木通茯苓以通其使人參甘草以補其虛即本草安胎散之義而金匱云妊娠小便難飲食如故以當歸貝母苦參丸主之大意以肺之治節行於膀胱則熱

則愈宜腎氣丸主之意者胞之所以正者胞之前後左右皆火氣充滿扶之使正此方大補腎中之氣所以神效于嗽者懷孕咳嗽由於火盛尅金前方加桑白皮天門冬紫苑竹茹甘草子欄者懷孕卒倒無知目吊口喎舌反張係肝風內動火勢乘風而迅發前方加羚羊角鉤藤竹瀝貝母僵蠶甚者間服風引湯繼以竹葉石膏湯雜于黃連湯以急救之子鳴者妊娠腹內兒有哭聲乃臍上疝瘕兒含口中因孕婦登高舉臂脫出兒口以作此聲前方加茯苓白朮仍散錢於地令其曲腰拾之一二刻間疝瘕入兒口其鳴即止子瘡者妊娠八九月間忽然不語蓋胎繫於腎腎脈榮吉本今因胎氣壅閉腎脈阻塞應靜候其分娩後則自愈或用前方加茯苓遠志一二服亦可凡此之類言之不盡學者以意通之可也

門人問曰婦人妊娠之脈何如曰內經及後賢論脈皆繁而難學惟普明子簡便可從普明子云經云婦人有孕者身有病而無邪脈也有病謂經閉無邪脈謂脈息如常不斷絕也經又云手少陰脈動甚者孕子也少陰心也心主血脈心脈旺則血旺而為孕子之兆經又云陰搏陽別謂之有子言二尺脈旺與兩寸迴別亦為有孕以上三者但得其一即為孕脈分而占之合而推之而孕脈無遺情矣或為流利雀啄亦為孕脈何也答曰流利者血正旺雀啄者經脈閉塞不行故脈疾而歇至此數月之胎也不知者斷為病脈則令人恥笑或為孕有男女何以脈而知之乎答曰左寸為太陽脈浮大知為男也右寸為太陰脈沉實知為女也若兩寸皆浮大主生二男兩尺皆沉實主生二女凡胎孕弦緊滑利為順沉細微弱為逆也

門人問曰妊娠有食忌藥忌當以誰氏為主曰此一定之板法達生篇及婦人良方女科大成濟陰綱目等書皆互相沿習今以普明子所定為主普明子云有孕之後凡忌食之物切宜戒食

一食雞子糯米令子生寸白蟲 一食羊肝令子多疾 一食鯉魚令子成疔 一食大肉令子無聲 一食兔肉

令子缺唇 一食蟹肉令子項短 一食鴨子令子心寒 一食螃蟹多致橫生 一食雀肉令子多淫 一食豆

醬令子發哮喘 一食野獸肉令子多怪疾 一食生薑令子多指 一食水雞鱉魚令子生癩 一食驢馬肉延月

女科 卷之三 上海錦華書局印

難生 如此之類無不驗者所當深戒

又云娠孕藥忌歌凡數十種推之尚不止此然藥中如班蝥水蛭蛇蜈蚣水銀信砒等藥皆非恆用之品姑不論茲特還其易犯者約纂數語俾醫者舉筆存神免致差誤其他怪異峻險之品在有孕時自應避忌不待言也

歌烏頭附子與天雄牛黃巴豆并桃仁芒硝大黃牡丹桂牛膝藜蘆茅齒根槐角紅花與皂角三棱莪朮薏苡仁

乾漆蘭如瞿麥穗半夏南星通草同乾薑大蒜馬刀豆延胡常山麝莫聞此係婦人胎前忌常須記念在心胸

長孫心典 按石藥忌犯似妄然安胎止嘔有用半夏者娠孕熱病有用大黃者娠孕中寒有用乾薑桂附者是何

說也昔黃帝問於岐伯曰婦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對曰有故無殞亦無殞也大積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幸而止

有故者謂有病無殞者無殞乎胎也亦無殞者於產母亦無損也蓋有病則病當之故毒藥無損乎胎氣然大積

大聚病勢堅強乃可以投之又須得半而止不宜過劑則慎之又慎矣用藥者可不按岐黃之大法耶

門人問曰臨產將護及救治之法何如曰達生篇一書發揮詳盡一字一珠不必再贅凡男人遇本婦懷孕宜執此

書日與講論三四頁不過半月可令全書熟記較日夜與之博奕或閒談消遣孰得孰失請一再思之余又於達生

篇所未及者補之凡驗產法腰痛腹不痛者未產腰痛腰不痛者未產必腰腹齊痛甚緊時此真欲產也如遇遲滯

以藥投之則得矣蓋天之生人原造化自然之妙不用人力之造作但順其性之自然而已 次男元屏 按凡新產

之婦其藏氣堅固胞胎緊實產前宜服保生無憂散二三劑撐開道路則易生此方於漿水未行時服之若漿水

既行遲滯不產勞倦神疲宜十全大補湯以助其力且恐漿水太過血傷而胎不靈活急宜當歸補血湯或加肉

桂或加附子隨宜此高鼓峯之心法余屢用屢效或交骨不開或陰門不閉子宮不收三者皆元氣不足交骨不

開者前人傳有加味歸芍湯張石頑立詆之謂每見服此惡血凝滯反成不救惟大劑人參童便入芍歸劑中助

其氣血開效陰門不閉者十全大補湯倍參桂補而斂之子宮不收者補中益氣湯加酒芍一錢肉桂五分補而

舉之其實張石頑之論亦未免矯枉過正即如加味芍歸湯謂為力量不大則可謂為留血增病則不可至於前

人所傳試驗之方產生有華陀順生丹如神散胞衣不下有失笑散花蕊石散葉是道者不可不備又難產必產

桂枝湯全圖 妊娠胎前第一方 尤在莖云服無故而身有疾而又無異於外氣且無可從治惟存於桂枝湯論

陰陽而已矣 徐忠可云桂枝湯外症得之為解肌和榮內症得之為化氣調陰陽也今妊娠初得上下本無病

因子宮有礙氣溢上下故但以芍藥一味固其陰氣使不得上溢以桂甘薑棗扶上焦之陽而和其胃氣但令上

焦之陽氣充能禦相侵之陰氣足矣未嘗治病正所以治病也否則以渴為邪熱以解之以不能食為脾不健而

燥之豈不謬哉

桂枝茯苓丸 治婦人宿有癥病成胎後三月而得漏下又三月應期而下而無前後差參且動在臍上不在臍下

可以定其為胎有胎而仍漏下者以舊血未去則新血不能入胞養胎而下走不止此方先下其癥即是安胎法

桂枝 茯苓 丹皮 桃仁去皮 芍藥各等分 右五味糊末煉蜜丸如兔屎大每

日食前服一丸不差加至三丸

歌癥瘕未除恐害胎胎動於臍下為欲落動於臍上是每月湊 胎安癥去悟新栽桂苓丹芍桃同等氣血陰陽本

末該 次孫心蘭稟 按桂枝芍藥一陽一陰茯苓丹皮一氣一血合之桃仁逐舊而不傷新為丸緩服所以為佳

附子湯方見傷寒論

膠艾湯 金匱云婦人有漏下者有半產後因續下血不絕者有妊娠下血假令妊娠腹中痛為胞阻膠艾湯主之

乾地黄六兩 川芎 阿膠 甘草各二兩 艾葉 當歸各三兩 芍藥四兩 右七味

以水五升清酒三升合煮取三升去滓內膠令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不差更作

歌妊娠腹痛阻胎胞名曰胞阻以胞中之氣 二兩芍藥與膠歸艾各三芍四兩地黄六兩去枝梢 次男元犀

按芍歸芍地補血之藥也然血不自生生於陽明之水穀故以甘草補之阿膠滋血海為胎產百病之要藥艾葉

暖子宮為調經安胎之專品合之為厥陰少陰陽明及衝任兼治之神劑也後人去甘草阿膠艾葉名為四物湯

則板實而不靈矣此解與本論中所解互異學者當於所以異處而悟其所以同則知聖方如神龍變化不可方

物也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當歸芍藥散

當歸 川芎各三 芍藥 一觔 茯苓 白朮各四 澤瀉半觔 右六味杵為散取方寸匕酒和日三

服

歌 妊娠疔痛勢綿綿不若其熱之絞痛 三兩芍歸潤且宣芍藥一斤澤減半茯苓四兩妙盤旋次男元犀按懷

妊娠腹痛多屬虛血而血生於中氣中者上也土燥不生故物以歸芍芍滋之土溼亦不生物故以苓朮澤瀉溼之

燥溼得宜則中氣治而血自生其痛自止

當歸貝母苦參丸

當歸 貝母 苦參各四 右三味末之煉蜜丸如小豆大飲服三丸加至十丸

歌 飲食如常小水難妊娠鬱熱液因乾苦參四兩同歸貝飲服三丸至十丸男子加滑 次男元犀按苦參當歸

補心血而清心大貝母開肺鬱而瀉肺火然心火不降則小便短濇肺氣不行於膀胱則水道不通此方為下病

上取之法也况貝母主淋瀝邪氣神農本草有明文哉

當歸散

當歸 黃芩 芍藥 川芎各一觔 白朮半觔 右五味杵為散酒服方寸匕日再服妊娠

常服即易產胎無疾若產後百病悉主之

歌 萬物原來自土生維根常服之劑當 土中涵溼遂生胎血為溼化 八兩木一觔 芍藥本本牌

血藥而入脾土則土得溼氣而生物又有黃芩之苦大化成

白朮散

白朮 川芎 蜀椒三分 牡蠣 右四味杵為散酒服三錢匕日三服夜服但苦痛加

芍藥心下毒痛倍加芍藥心煩吐痛不能飲食加細辛一兩半夏大者二十枚服之後更以醋漿水服之若嘔以

醋漿水服之復不解者小麥汁服之已後渴者大麥粥服之病雖愈服之勿置

歌 胎由土成木之...

止不解者小麥煮汁嘗以後渴者大麥粥喜既愈常服勿輕拋壺中陰陽大變理 程雲來云以大麥粥能誦中

補脾故服之勿置非指上藥可常服也此解亦超 方義已詳歌中不再釋

新定所以載丸 治胎氣不安不長婦人半產或三月或五月按期不移者必終身不能大產惟此丸可以治之

白木 一胎去皮蓋置糯米上蒸半粒香久勿洩氣晒乾研為末 人參 八兩培為末 桑寄生 六兩以自收者為真不見銅鐵為本 雲從苓 六兩生研為末

川杜仲 絲為末 以大棗一觔擘開以長流水熬汁疊丸如梧桐子大晒乾退火氣密貯勿令洩氣每早晚

各服三錢以米湯送下 按白木為補土之正藥土為萬物之母而載萬物故本方取之為君茯苓感蒼松之氣

而生苗不出土獨得土氣之全而暗長寄生感桑精之氣而生根不入土自具土性之足而敷榮一者伏於土中

儼若子居母腹一者寄於枝上居然胎繫母胞二物奪天地造化之神功故能資養氣血於無形之處而取效倍

於他藥也杜仲補先天之火火而其多絲尤能繫維而不墜人參具三才之位育而其多液尤能涵養以成功余

年甲子四百一十四甲子矣此方從讀書頗多臨症頗熟悟出蓋自唐宋以後著女科書之前輩不下數百人未

聞有一人道及於此今特為補論大為快事

神驗保生無憂散 婦人臨產先服一二劑自然易生或過橫生倒產甚至連日不生速服一二劑應手取效可救

孕婦難產之災常保母子安全之吉

當歸 酒洗一分 川貝母 一錢 黃耆 荊芥穗 各八分 厚朴 薑汁炒 艾葉 各七分 兔絲子 一錢四分

川芎 三分 羌活 五分 枳殼 炒六分 甘草 六分 白芍 酒洗炒一錢二分 水二鐘薑三片煎至八

分空腹溫服 普明子曰此方流傳海內用者無不響應而製方之妙人皆不得其解是故疑信相半余因解之

新孕婦人胎氣完固腹皮緊窄氣血裹其胞胎最難轉動此方用撐法焉當歸川芎白芍養活血活血也厚朴去瘀

血者也用之撐開血脈俾惡露不致填塞羌活荊芥疏通太陽將背後一撐太陽經脈最長太陽治而諸經皆治

枳殼疏裏結氣將面前一撐俾胎氣斂抑而無阻滯之虞艾穗撐動子宮則胞胎靈動川貝免絲最能運胎順產

將胎氣全體一撐大具天然活潑之趣矣加黃耆者所以撐扶元氣元氣旺則轉動有力也生薑通神明去穢惡散寒止嘔所以撐扶正氣而安胃氣甘草協和諸藥俾其左宜右有而全其撐扶之神者也此真無上良方而今人不知所用即用之而不知製方之妨則亦惘惘然矣予故備言之以醒學者

華陀順生丹

硃砂五錢研細水飛

明乳香一兩器上炙乾

右為末端午日猪心血為丸如淡實大每服一丸用當歸三錢川芎二錢煎

湯送下不經女人手

催生如神丹 治逆產橫生其功甚大

百草霜

白芷不見大為末各等分

右每服三錢以童便米醋和如膏加沸湯調之或用酒煎加入童便少許熱

服書云血見黑則止此藥不但順生大能固血又免血枯為妙

加味芎歸湯

當歸五錢

自敗龜板童便炙酥川芎各三錢

婦人頭髮一握燒灰存性

水煎服約人行五里許即生設是死胎

亦下灼過龜板亦可用次男元犀

按陰虛而交骨不開用此陽虛而交骨不閉用當歸補血湯加桂附又以熱

童便一半調之此一陰一陽之對子也何張石頑過詆之

當歸補血湯

當歸二錢

黃耆一兩長孫心典稟

按胎猶舟也血猶水也水漲則舟浮血乾則胎滯其彰明較著也若

漿水既行之過多而不產恐十全八珍之功緩而不及惟此湯黃耆五倍於當歸藉氣藥以生其血氣行迅速而血即相隨而胎遂得血而順下矣然猶恐素體虛弱必加附子之走而不守以助藥力勿疑附子之過於辛熱而少用也高鼓峯謂一切難產症於補血大劑之中再加肉桂二三錢堪云神驗

失笑散 治瘀血脹胞並治兒枕痛神效

蒲黃炒

五靈脂去土炒各等分

共為末醋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二三錢淡醋水下

二炷香次日取出研細每服一錢童便和熟酒調下甚者用二三錢

牛膝散 治胎衣不下腹中脹急以此藥屬化而下緩則不救

牛膝 川芎 蒲黃炒 丹皮各二 桂心四錢 當歸一兩 共為末每服五錢水煎服

又婦人服藥勿犯三大忌一曰麥藥一曰牛膝一曰木耳又頭蠶子亦然余於胎前諄諄屬其勿犯業醫者當知所

戒矣

女科要旨卷三

產後

門人問曰產後症諸家議論不一治法互異而吾閩歷久相傳俱宗朱丹溪所云產後有病先固氣血故產後以大

補氣血為主雖有雜病以未治之薛立齋汪石山極贊其妙而陳良甫單養腎諸論皆不出其範圍虞天民葉以潛

又去瘀血為主二說互參可以得攻補兩大法究竟當存與否曰此皆庸俗之見亦且一偏之言不足聽也今節

錄內經二條金匱產後全冊以註之各家之說一槩置之弗言所謂群言淆亂衷於聖是也

內經云乳子中風而寒傷病熱脈宜懸小不宜實大以產手足溫則生而見手足俱寒陰氣暴起則死

又云乳子中風而身熱以喘鳴息肩者必不能懸小而實大俾須實大之中而和緩是脾胃之氣則生設見急

則脾胃已死此二節以脾胃為主可知內經所獨重彼諸家互相辨駁終不足言也昔人云片語會心非是少即

讀書得間之謂也

門人問曰金匱較傷寒論更為難讀夫子於產後獨主之曷故曰醫儒者事也先其事之所難東魯明訓而因陋就

簡直市醫耳且隨症條分名目臚列方治不得其頭緒如治絲而棼之也今舉金匱為主若得其一知半解便足活

人故全錄於左嘗論歷代未立考試醫生之制其失業之輩混充之以為糊口之術所以日流日下而女科其尤甚

者若明理之人遇醫輩先詢之曰岐黃後若仲景可稱上醫否不知者曰我不知其為何人也其知之者曰漢代之

醫聖相去久遠而難從耳夫時有古今之異豈天之五運六氣人之五臟六腑亦有顛倒變遷之異乎知與不知不  
過以五十步笑百步耳設有明理者櫛錄此冊第一節第二節原文令時行之醫每句淺淺講得下則是上好名醫  
即一時講不下肯執所錄原文携回查對各本舊註畧能敷衍講得去便知渠家亦藏有正書必不至有大支離處  
亦是好醫或携其原文轉向心服之醫友處東摸西捉約畧於皮毛上說得來便知渠門尚有一二讀書好友亦不  
至有大荒唐處亦是好醫余欲求其數種人不能旦暮過之實為憾事且習聞其自文曰彼是仲景派我是劉張朱  
李前四大家派我是王肯堂薛立齋張景岳喻嘉言後四大家派且時行臨症指南其藥慣用生薑厚泡淡附子地  
黃灰泡淡吳萸漂淡白朮及一切藥灰海中各種乾殼皆無氣無味之類其治法開口便云五行三合雙山顛倒化  
合之妙皆渺茫無據之說虛病則云以人補人多仗紫河車熬膏此物大穢大毒大動火每見百服百死病人宜存  
好心行好事切勿聽此忍心害理之言久病則云入絡以老綠灰鮮竹如當歸鬚忍冬藤刺蒺藜之類為秘藥又以

以西瓜翠皮鮮荷梗淡菜肉海參之類為新奇不能於指南中擇其善而從之而惟集其所短天士有知當必斥之  
譴之而必張大其說曰我是葉天士一派斯言也彼妄言之我妄聽之其如斯道何哉所望行道諸君子速進去相  
沿之病從事於聖經賢訓亦不失為善改過之君子矣金匱云問曰新產婦人有三病一曰病瘵二曰病鬱三曰大

便難何謂也師曰新產之婦其無汗若其無汗則榮衛不相和而為發熱與汗等症以乎傷寒血虛膝理間而多  
汗出則肢血不養而故令病瘵新產之婦其血不行若不行則血瘀於內而為發熱熱痛等症以乎  
下又恐血其氣則復汗血自內生則寒多氣為陰虛上厥故令頭眩目昏或鬱胃新產之婦雖欲其汗出  
過多而亡血禍而外洩無復汗血自內生則寒多氣為陰虛上厥故令頭眩目昏或鬱胃新產之婦雖欲其汗出

以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難三者不同其為亡此為產後提出三病以為綱非謂產後止此三病也  
三然痲病有竹葉湯之治法另詳於產婦鬱胃亡血便難二病皆因其脈微弱惟嘔而不能食大便反堅  
後試先言鬱胃與大便難相兼之症所以然者血虛於下厥下厥上越而必胃推而言之凡素患鬱胃胃家  
中一身無汗但頭上汗出中之專症所以然者血虛於下厥下厥上越而必胃推而言之凡素患鬱胃胃家

欲解必冷大汗出而始以血虛為下厥則孤陽無依上出故頭汗出此頭汗出為鬱胃病所以產婦頭汗既喜通  
身汗出者以亡陰血虛陽氣獨盛故當損其汗出損其汗出則陰陽乃平復不能轉其極而使之平至於產後大便之

身汗出者以亡陰血虛陽氣獨盛故當損其汗出損其汗出則陰陽乃平復不能轉其極而使之平至於產後大便之

身汗出者以亡陰血虛陽氣獨盛故當損其汗出損其汗出則陰陽乃平復不能轉其極而使之平至於產後大便之

此為鬱胃與大便難之相兼者詳其病因而出其方法也

鬱胃病既解而能食至七八日更發熱者能食而更發熱便知其非虛病而為食積症矣此為胃實且大承氣湯主之

此言大虛之後有實症即當以實治之也若畏承氣之峻而不敢用恐因循致虛病變百出甚矣哉庸庸者不足以其事也若畏承氣之峻而用穀芽麥芽山查神曲之類消耗胃氣亦為害事

產後屬虛客寒阻腹中疝痛以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并治腹中寒疝虛勞不足參各家說疝痛者緩緩痛也柴

屬客寒相阻故以當歸通血分之滯生薑行氣分之寒然胎前責是故當歸白朮散內加茯苓瀉瀉其水溼此

屬產後大槩責虛故以當歸養血而行血滯生薑散寒而行氣滯又主以羊肉味厚氣溫補氣而生血俾氣血得

溫則邪自散而痛止矣此方攻補兼施故病治寒疝虛損或疑羊肉太補而不知孫真人謂羊肉止痛利產婦古

訓鑿鑿可據又疑疑哉

然痛亦有不屬於產後腹痛寒動也今則火上逆而煩氣塞滿胃而不得卧此熱下鬱而枳實芍藥散主之此為

虛者不可不知

腹痛而煩滿不得卧者出其方治也方意是調和氣血之滯所謂通則不痛之輕劑也下以大麥粥者並和其肝

氣而養其心脾故癰膿亦主之

師曰產婦腹痛當以枳實芍藥散假令不愈者此為熱乾腹中有乾血痛者於臍下非枳實芍藥散宜下瘀血湯主之

亦主經水不利此為痛著臍下出其方治也意者病去則虛自回不必疑其過峻

然亦有不可專下其瘀血者不可不知產後七八日無頭痛發熱太陽症少腹堅痛此惡露不盡治者不過下其不大便煩躁發熱切脈

微實是胃家之實也陽明旺于申酉戌更倍發熱至日晡時煩躁者又胃熱之驗也食入則助胃之熱益為

譫語又胃熱之驗也然又有最確之辨晝陽也至夜間應陽明氣即稍愈其為胃家之實宜大承氣湯主之熱與結

兼祛以熱在裏之腹結在膀胱也此言血雖結於少腹若胃有實熱當以大承氣湯主之若但治其血而遺其胃

則血雖去而熱不除即血亦未必能去也此條至夜則愈四子為辨症大眼目蓋晝為陽而主氣暮為陰而主

血觀上節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此為熱入血室以此數語而對面尋證之

便知至夜則愈知其病不專在血也

產後中風續數十日不解似不應在枝枝頭微痛惡寒時有熱皆桂枝本心下悶一症邪入胸膈為張石頑云舉此與上文承

俱為桂枝症例中本有之症是桂枝症更進一層雖久而陽旦病續在者可與陽旦湯太陽之裏症其餘乾嘔汗出

即為陽旦症桂枝湯稍為加增即為陽旦湯其病雖久而陽旦病續在者可與陽旦湯張石頑云舉此與上文承

氣湯為一表一裏之對子不以日數之多而疑其無表症也男元犀按此言產後陽旦症未罷病雖久而仍用

其方也傷寒論太陽篇有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之句言因者承上文病症象桂枝因取桂枝之原方也

言增桂者即於桂枝湯原方外更增桂枝二兩合共五兩是也言加附子參其間者即於前方間參以附子一枚

也孫真人於此數句未能體認反以桂枝湯加黃芩為陽旦湯後人因之至今相沿不解甚矣讀書之難也然此

方傷寒論特筆用令汗出三字大是眼目其與桂枝加附子之治遂漏者為同中之異而亦異中之同蓋止汗漏

者匡正之功令汗出者驅邪之力泛應曲當方之所以入神也上節裏熱成實雖產後七八日與大承氣湯而不

傷於峻此節表邪不解雖數十日之久與陽旦湯而不慮其散此中之奧妙難與淺人道也丹溪謂產後惟大補

氣血為主其餘以未治之又云芍藥伐生生之氣此授庸醫藏拙之術以誤人不得不直斥之長孫心典稟按

頭疼惡寒時有熱自汗乾嘔俱是桂枝症而不用桂枝湯者以心下悶當用桂枝去芍藥湯之法今因產後亡

血不可逕去芍藥須當增桂以宣其陽汗出至數十日之久雖與發汗遂漏者迥別亦當借桂枝加附子湯之法

固少陰之根以止汗且止汗即在發汗之中此所以陽旦湯為絲絲入扣也

前以瘦病為產後三大綱之一於瘦病本產後中風發熱面正赤喘而頭痛此病在太陽連及陽明而產後正氣太

起于中風今以中風將瘦病而言之

竹葉湯主之 此為產後中風正虛邪盛者而出其補正散邪之方也方中以竹葉為君者以風為陽邪不解即變

為熱熱盛則灼筋而成瘵故以溫散藥中先君以竹葉而折其勢即杜漸防微之道也太陽之脈上行至頭陽明

甘草獨多意謂散蘊蓄之邪復清陽之氣中即自安氣即自益故無一補劑而又註其立湯之本意曰安中益氣竹皮大丸神哉喘加柏實柏每西向得西方之氣最深故能益金氣潤肝木而養心則肺不受燥喘自平也有熱倍白薇蓋白薇能去浮熱故小品桂枝加龍骨牡蠣湯云汗多熱浮者去桂加白薇附子各三分名曰二加龍骨

湯則白薇之能去浮熱可知矣

凡下痢病多由溼熱白頭翁之苦以勝溼寒以除熱固其宜也而產後下痢虛極似不可不商及補劑但參本則恐對症方中甘草之甘涼清中即所以補中阿膠之滋潤去風即所以和血以此治利即以此為大補彼治利而好用參本者當知所返矣此為產後下利虛極者而出其方治也

金匱附方云千金三物黃芩湯治婦人辨其頭痛之與不痛若頭痛者是風木全變為熱與小柴胡湯以解頭不痛但煩者則已全變為熱感邪客入則四肢苦煩熱然此

附方者金匱本書闕載而千金外臺等書載之其云出自金匱後人別之曰附方飲產後一月日得服四五劑為善令人強壯宜徐忠可云產後虛羸不足先因陰虛後并陽虛補陰則寒凝補陽

則氣壅後天以中氣為主故治法亦出於建中但加當歸即偏於內故曰內補當歸建中湯謂腹中刺痛不止血少也吸吸少氣陽弱也故將桂枝生薑當歸之辛溫以行其榮衛之氣甘草白芍以養其脾陰之血而以飴糖大

棗峻補中氣則元氣自復而羸者豐痛者止也然桂枝於陰陽內外無所不通猶特當歸善入陰分治帶下之病故又主少腹急摩痛引腰背不能飲食者蓋帶下病去而中氣自強也曰產後一月日得服四五劑為善謂宜急

於此調之庶無後時之歎然藥味和平可以治疾可以調補故又曰令人強壯宜其云大虛加飴糖以虛極無可支撐惟大甘專於補脾脾為五臟六腑之母止此一條可以得其生路也其去血過多崩傷內衄方加乾地黃阿

膠以其所傷原偏於陰故特多加陰藥非產後必宜用地黃阿膠也

金匱方論一十一首

少柴胡湯

大承氣湯俱見傷寒論

當歸生薑羊肉湯

當歸 三兩

生薑 五兩

羊肉 一斤

右三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溫服七合日三服若寒多加生薑成

一斤痛多而嘔者加橘皮二兩白朮一兩加生薑者亦加水五升煮取三升二合服之

歌腹痛脇疼腹脅皆寒氣作主無復界限裏急不堪是內之榮血不足致陰氣不能相榮而急羊斤薑五蜀歸三於今豆蔻香砂法可笑依盲授指南

次男元犀

按方中當歸行血分之滯而定痛生薑宣氣分之滯而定痛亦人所易曉也妙在羊肉之多羊肉為

氣血有情之物氣味星氈濃厚入咽之後即與濁陰混為一家旋而得當歸之活血而血中之滯通生薑之利氣

而氣中之滯通通則不痛而寒氣無有潛藏之地所謂先誘之而後攻之者也苟病家以羊肉太補而疑之是為

流俗之說所囿其中蓋有命焉知幾者即當婉辭而去

枳實芍藥散

枳實燒令黑勿太過

芍藥等分

右二味杵為散服方寸匕日三服并主癰膿大麥粥下之

歌滿煩不臥腹疼煩枳實微燒芍等平羊肉湯方應反看彼治不煩不瀉之虛痛散調大麥粥穩而新長男蔚

按枳實通氣滯芍藥通血滯通則不痛人所共知也妙在枳實燒黑得火化而善攻停積下以大麥粥和肝氣而

兼養心脾是行滯中而寓補養之意故癰膿亦主之

下瘀血湯

大黃 三兩

桃仁 二十箇

蟅蟲 二十枚去足熬

右三味末之煉蜜和為四丸以酒一斤煮一丸取八合頓服之瘀血下

如豚肝各本器異

歌臍中著痛瘕為殃甘粒桃仁三兩黃更有蟅蟲二十箇酒煎大下亦何傷次男元犀按產婦腹痛服枳實芍

藥而不愈者為熱灼血乾而為停瘕其痛著於臍下宜用此湯方中大黃桃仁之推陳下瘀蟅蟲之善攻乾血人

盡知之妙在桃仁一味平平中大有功力益血已敗而成瘕非得生氣不能流通桃得三月春和之氣而化豈鮮

竹葉湯

竹葉一把

葛根三兩

防風

桔梗

桂枝

人參

甘草各一兩

附子一枚

生薑五兩

大棗十五枚

右十味以水一斗煎取二升半分溫三服溫覆取微汗

頭項強

用大附子一枚破之如豆大煎藥揚去沫嘔者加半夏半升洗

喘熱頭疼面正紅勢欲成防桔桂草人參同一兩葛根三兩生薑五兩附枝一棗十五枚竹葉把克

發熱面赤頭痛亦風痙之漸故用竹葉主風痙防風治內痙葛根療剛痙桂枝治柔痙生薑散風邪桔梗餘風痺

辛以散之之劑也又佐人參生液以養助附子補火以致水合之甘草以和諸藥大棗以助十二經同諸風劑則

發中有補為產後中風之大劑也

竹皮大丸

生竹茹

石膏各二分

桂枝二分

白薇一分

甘草七分

右五味末之棗肉和丸彈子大飲

服一丸日三夜 服有熱倍白薇煩喘者加柏實一分

嘔嘔而煩亂乳中虛謂乳子之時氣虛火二分石膏與竹茹薇桂一分甘草七分棗丸飲服效徐徐

加減曰白薇退熱絕神異有熱倍加君須記柏得金氣厚且深葉葉西向歸本位實中之仁又鎮心煩喘可加一分

餌 解見本論

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歌見傷寒論再加甘師云產後下利虛極者此主之

歌白頭湯已見前歌二兩阿膠甘草和產後利虛成極症滋阿膠枝而且緩甘草緩莫輕過次男元犀按凡產

後去血過多又兼下利亡其津液且為陰虛無疑茲云虛極理宜大補然歸芍為地則益其滑而下脫參朮桂者

則動其陽而上逆皆為禁劑須知此虛字指陰虛而言與少陰症陰氣欲絕同義少陰症與大氣氣湯急下以救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陰與此症與白頭翁湯大苦以救陰同義此法非薛立齋張景岳李士材輩以甘溫為主苦寒為戒者所可窺測尤妙在加甘草之甘合四味之苦為苦甘化陰法且久痢膏脂盡脫脈絡空虛得阿膠之滋潤合四味之苦以堅之則源流俱清而痢自止

千金三黃散

黃芩 一兩

苦參 二兩

乾地黄 四兩

右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溫服一升多利下蟲

千金內補當歸建中湯

當歸 四兩

桂枝

生薑 各三兩

芍藥 六兩

甘草 二兩

大棗 十二

右六味以水一斗者

取三升分溫三服一日令盡若火虛加飴糖六兩湯成納之於火上煖令飴消若去血過多崩傷內血不止加地黃六兩阿膠二兩合八味湯成納阿膠若無當歸以川芎代之若無生薑以乾薑代之

門人問曰金匱外尚有可行之法否曰若能熟讀而得其精微任產後之病變百由無難一舉而安之若逐症而分治之即千百方尚有遺漏如高崖尊生東醫寶鑑臚列可謂詳矣試問能愈一症否乎然而鍾期考矣古調獨彈奚為乎不得已而從俗尚遂於坊刻各種擇出二十三種雖云淺率卻不離經亦姑錄之於左

王叔和曰產後脈寸口洪疾不調者死沉微附骨不絕者生又曰沉小滑者生實大堅弦急者死 朱丹溪曰胎前脈當洪數既產而脈仍洪數者死又曰胎前脈細小產後脈洪大者多死 濟生產經曰胎前之病其脈貴實產後之病其脈貴虛胎前則順氣安胎產後則浮弱消瘀此其要也 脈要曰欲產之脈必見離經或沉細而滑夜半覺痛來朝日中必挽新產之脈緩滑為吉若實大弦急近乎無胃克危之候或寸口澀疾不調惡症立見惟宜沉細附

骨不絕雖劇無恙 大全曰產後飲熱童便一盞不得使卧宜閉目而坐須臾上床宜仰坐不宜側坐宜豎膝不

宜伸足高倚床頭厚鋪褥遮圍四壁使無孔隙免致賊風以醋熏鼻或用醋成更燒漆器頻以手從心膈至臍下

以防血量逆如此三日不問腹痛不痛以童便和酒溫服五七次酒雖行血亦不可多恐引血入四肢能令血

能化其方因藥性功用而立名也產後血塊當消而又必隨生其新血若專用消則新血受削專用生則舊血反留考諸藥性考歸桃仁三味善攻舊血驟生新血佐以黑薑炙草引三味入於肺肝生血利氣五味共方行中有補實產後聖藥也

長孫男心典宗

按產婦胞衣一破速煎一帖候兒頭下地即服不拘半產正產雖平安少壯婦無

恙者俱服一二劑以消血塊而生新血自無血暈之患若胎前素弱至產後見危症不厭頻服病退即止若照常日服一劑可扶將絕之氣血也如血塊痛加肉桂三分紅花三分益母草五錢如產後勞甚血崩形色虛脫加人參三四錢如汗出氣促人參倍加

大全曰產後血暈者由敗血流入肝經眼生黑花頭目旋暈不能起坐昏悶不省人事謂之血暈此血熱乘虛逆上凌心故昏迷不省氣閉欲絕也服童便最好

陳良甫曰產後瘀血崩心因分塊後不飲童便以致虛火炎上也

用鹿角燒灰童便調下即醒此物行血極效又用五靈脂半生半熟名獨行散又用返魂丹即益母丸也

曰產婦分娩訖將稱錘或黃石子入炭中燒令通赤置器中於床前以醋沃之可除血暈時作為佳或先取醞醋以塗口鼻仍置醋於旁淬火炭使聞其氣又一法燒乾漆令烟熏產母之面即醒如無乾漆舊膝器燒烟亦妙

單

養賢曰產後寒氣上攻則心痛下攻則腹痛並血塊者宜服生化湯加桂末止加吳茱萸薑三片助血若獨用諸熱藥攻寒其痛難止其血未免來多以傷產母也

產實百問曰產後四肢浮腫由敗血乘虛停積循經流入四肢

留淫日深腐壞如水故令面黃四肢浮腫醫人不識此症作水氣治之凡治水多用導水藥極虛人產後既虛入以藥虛之是謂重虛多致大枉服小調經散行血腫消則愈

朱丹溪曰產後腫必用大補氣血為主少佐蒼朮茯苓

苓使水自利

薛立齋曰前症若寒水侮土宜養脾肺若氣虛浮腫宜益脾胃若水氣浮腫宜補中氣又曰產後浮腫或兼喘咳脈沉細無力此命門大衰脾土虛寒入味丸主之

吳夢齋曰新產後傷寒不可輕易發汗或產時

有傷力發熱去血過多發熱有惡露不去發熱有三日蒸乳發熱有因勞動飲食停滯發熱狀類傷寒要在仔細詳辨切不可發汗大抵產後大血空虛汗之則變筋惕肉瞤或鬱冒昏迷或搐搦或便秘其害非輕凡有發熱宜與四

物為君加柴胡人參炮薑最效蓋乾薑辛熱能引血藥入血分氣藥入氣分且能去惡生新有陽生陰長之道以熱治熱深合內經之旨 朱丹溪曰產後發熱此熱非有餘之熱乃陰虛生內熱耳以補陰藥大劑服之必用乾薑

者何也曰乾薑能入肺利氣入肝經引血藥生血然不可獨用與補陰藥同用此造化自然之妙 王節齋曰婦

人產後陰虛陽無所依浮散於外故熱以四物湯補血以艾乾薑之苦溫從治收其浮散之陽以歸於陰也 趙

養葵曰產後大失血陰血暴亡必大發熱名陰虛發熱此陰字正謂氣血之陰若以涼藥正治必斃正所謂症象曰

虎誤服白虎必死此時偏不用四物有形之血不能驟生幾希之氣須當急護宜用獨參湯或當歸補血湯使無形

生由有形來陽生陰長之妙不可不知也 武叔卿曰產後陰虛血弱發熱四物加茯苓熟甚加炮薑此方全不

用氣藥是血虛氣不虛也加茯苓者使天氣降而陰自生陰生則熱自退熱甚加炒乾薑者取從陽引陰亦可從陰

引陽微乎微乎 郭稽中曰產後乍寒乍熱者何曰陰陽不和與敗血不散皆令乍寒乍熱也二者何以別之曰

時有刺痛者敗血也但寒熱無他症者陰陽不和也 薛立齋曰人主者心心所主者血心血一虛神氣不守

驚悸所由來也當補血氣為主 產寶百問曰產後虛羸漸成羸勞皆由產下虧損血氣所致須慎起居節飲食

調養百日庶保無疾若中年及難產者勿論日期必須調養平復方可動作否則氣血復傷虛羸之症作矣 薛

立齋曰羸勞當扶養正氣為主多因脾胃虛弱飲食減少致諸經疲憊當補脾胃飲食一進精氣生化諸藏有所賴

其病自愈 產乳集曰產後小便不通腹脹如鼓悶亂不醒蓋緣未產前內積冷氣遂致產後尿胞受病用鹽於

臍中填平用葱白搗一指厚安鹽上以艾炷葱餅上火之覺熱氣入腹內即時使通神驗 朱丹溪曰有收生不

謹損破產婦尿脬致病淋漓用猪羊胞煎湯入藥參者為君歸地為佐桃仁陳皮茯苓為使於極飢時飲之令氣血

驟長其胞自完稍緩亦難成功也 醫暇卮言曰女人產育哺養以乳乳之體居經絡氣血之間也蓋自寅時始

於手太陰肺經出於雲門穴穴在乳上陰陽繼續以行週十二經至丑時歸於足厥陰肝經入於期門穴穴在乳下

出於上入於下肺領氣肝藏血乳正居於其間也 蕭慎齋曰婦人以血用事上為乳汁下為月水而血之所化

則本於脾胃飲食之精微運行而為乳為經產後脾胃之氣旺則血旺而乳多脾胃之氣衰則血減而乳少

麥芽最消腎氣血虛而浮汗自出者宜十全大補湯

女科要旨卷四

雜病

門人問曰此書調經種子胎前三篇引經外又參以時法或附以新論可謂宜古宜今賢愚皆可其晚而產後一篇雜病一篇全錄金匱原文觀以小註而串講之諸家雜說姑附於後不加一字論斷一書體例如出兩手何與曰群言淆亂衷於聖仲景後無書可讀而婦人產後各家各逞臆說立相議論余所以止錄金匱全文如日月一出燭火無光至於雜病原與男子無異而各家竟與男子各病外強分出病名轉覺多事然亦有與男子必須分別者金匱第二十二篇中已具大要而第八節更為綱舉目張無復刺義其文古奧難讀余遂節觀以小註一目了然則難讀而易讀矣其不以新論新案贅之者恐添蛇足也且夫學問之道無止境也前此不過為語下之計今既讀過三篇從此日新而月異可以語上微夫人吾誰與歸

金匱云婦人中風七八日業已熱退而身涼而復續來寒熱發作有一定時因其病經水已來適斷者蓋已經水斷於內而

水通來者此症亦為熱入血室其血為邪所必結結於衝任厥陰之經脈內未入臟外故使寒熱如瘧狀發作有定

時以小柴胡湯主之建經脈之結仍藉少陽之樞以此為中風熱入血室經水適斷者出其方治也蓋以邪既流

連於血室而亦浸淫於經絡若但攻其血血雖去而邪必不盡且恐血去而邪反得乘虛而入也故以小柴胡湯

解其熱邪而乍結之血自行矣

熱入血室不獨中風婦人傷寒發熱當其經水通來過多不止血室空虛則熱邪遂乘虛而入之也晝日明

有之而傷寒亦然受邪故暮則譫語語皆非如見鬼狀醫者可於其經之此為熱入血室非陽明胃實所致也治之者無下

藥犯其胃氣及以上二焦傷之惟俟其經水盡則血室之血復生於胃府水穀之精必自愈此為傷寒熱入血室

經水通來者詳其症治也師不出方蓋以熱雖入而血未結其邪必將自解汗之不可下之不可無方之治深於

女科要旨

卷四

治也郭白雲謂其仍與小柴胡湯或謂宜刺期門猶是淺一層議論

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當表邪方經水適來蓋經水乃衝任厥陰之所主而衝得病之期七日而八日正值陽明主氣

而邪入熱除其脈遲身涼和已離表症惟衝任厥陰之血又皆取資於陽明今結胸之狀而且

血薄神明謔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也治者按當刺肝膜期門隨其實而取之何以謂之實此承本篇第一節而言

中風熱入血室之症治也但第一節寒熱已除而續來此言寒熱方感而并發言經水已來而適斷此言方

病經水之適來前言血結而如瘧此言胸脅滿如結胸前無謔語而有此謔語以此為別

然亦有不在經水適來與肝膜陽明病下血謔語者此為血入血室其症通汗但頭上汗出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

身通滅然汗出者愈此言陽明病亦有熱入血室者不必拘經水之來與斷也但其症下血頭汗出之獨異也蓋

陽明之熱從氣而入血襲入胞宮即下血而謔語不必乘經水之來而後熱邪得以入之彼為血去而熱乘其虛

而後入此為熱入而血有所迫而自下也然既入血室則不以陽明為主而以衝任厥陰之血海為主衝任奇脈

也又以厥陰為主厥陰之氣不通故一身無汗鬱而求通遂於其府之少陽而達之故頭上汗出治法亦當刺期

門以瀉其實刺已周身滅然無出則陰之閉者亦通故愈

婦人咽中結如如有炙鬻吐之不出吞之不下俗謂之梅核半夏厚朴湯主之此為痰氣阻塞咽中者出其方治

也徐忠可云余治任小乙咽中每噎塞咳嗽不出余以半夏厚朴湯投之即愈後每復發細問之云夜中燈下

每見暈如團五色背脊內間痠其人又壯盛知其初因受寒陰氣不足而肝反鬱熱甚則結寒微動挾腎氣上衝

咽喉塞噎也即於此方加大劑枸杞菊花丹皮肉桂薑乃漸除而咽中亦愈故曰男子間有之信不誣也

婦人臟燥臟屬陰虛而火乘之則為燥不必拘於悲傷欲哭象如神靈所作現出心數欠善伸現出腎病所以

動必及腎是也以甘麥大棗湯主之此為婦人臟燥而出其方治也麥者肝之穀也其色赤得火色而入心其

氣寒乘水氣而入腎其味甘其生味而歸脾胃又合之甘草大棗之甘妙能聯上下水火之氣而交會於中土也

婦人吐涎沫上焦有醫者不與反下之則寒內心下即痞當先治其吐涎沫以小青龍湯主之脾外寒內涎沫可止

寒所傷內而達外漸由經絡凝堅經水之源頭受傷則病變無窮在上脾胃之若客寒而嘔吐涎唾或久感熱

則成肺癰其形體受損則一而為寒為分病在中肝脾受之盤結或為繞臍寒症或為兩脇疼痛與之臍宮藏相連此為

病或邪氣結為熱中熱鬱與痛在關元脈現數熱而無潰爛與瘡其肌膚乾若魚鱗遇時者男子非止女身此

之為病也所以然者何義蓋以中者陰陽之交也雖胞門為寒傷則一而中氣素寒在下腎臟受之也前未多經候

者以寒召寒所謂邪從寒化是也中氣素熱者寒從變熱所謂邪從熱化是也病若在下腎臟受之也前未多經候

不勻令陰中掣痛少腹惡寒或上引腰脊下根氣衝氣衝急痛膝脛疼煩蓋以腎為陰之部而後脈與少奄忽眩

胃狀如厥顛行極而上也或有憂慘悲傷多嗔所謂病在陰則多起及悲此皆帶下非有鬼神言病在帶脈之下

可見之鬼久則削而羸瘦氣不脈虛多寒統計十二癩九痛三十六病千變萬端審脈陰陽虛實察弦行其鍼藥治

危得安其病雖同脈各異源處即為探源子當辨記勿謂不然此言婦人諸病所以異於男子者全從經起也病

變不一因人稟有陰陽體有強弱時有久暫而分起處以三大綱總貫通節中又分出上中下以盡病變後以此

皆帶下四字總結本節之意至於言脈百病皆不外陰陽虛實四個字而又以弦緊為言者蓋經阻之始大概屬

寒即有熱症亦由寒之所變氣急則為弦寒甚則為緊示人以二脈為主而參之兼脈則得耳徐靈胎云古人

名婦科謂之帶下醫以其病總屬於帶下也凡治婦人必先明衝任之脈衝脈起於氣街在毛際并少陰之脈挾

臍上行至胸中而散任脈起於中極之下四指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又云衝任脈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為經脈之海此皆血之所從生而胎之所由繫而帶脈為之總束也學者能明乎帶脈之病則本源洞悉雖所主之病千條萬緒可以知其所從起更合來古人所用之方而神明變化之自不至於浮泛不切之弊矣

女科要旨 卷四

上海錦章書局印

問曰婦人年五十所七七之期已過天癸當竭地道不通今病前陰下利數十日不止暮即發熱少腹裏急腹滿手掌煩熱唇口乾燥何也師曰前言婦人三十六病當竭地道不通今此病屬帶下何以故曾經半產瘀血在少腹不去何以知之蓋以瘀血不去則新其血不生津液不布其症唇口乾燥故知之况暮熱掌心熱俱屬陰任主肥胎衝為血海二脈皆起於胞宮而出於會陰正當少腹當以溫經湯主之此承上節言歷年血寒積結胞門之重症而出其方治也尤在淫曰婦人年五十所天癸已斷而病下

利似非因經所致矣不知少腹蓋有積血欲行而未得遂行欲止而不能竟止於是下利窘急至數日不止暮即發熱者血結在陰陽氣至暮不得於入陰而反浮於外也少腹裏急腹滿者血積不行亦陰寒在下也手掌發熱病在陰掌心亦陰也唇口乾燥血內瘀者不外榮也此為瘀血作利不必治利但治其瘀而利自止吳茱萸桂枝丹皮入血散寒而行其瘀芍歸芍藥麥冬阿膠以生新血人參甘草薑夏以正脾氣蓋瘀久者榮必衰下多者脾必傷也

婦人因經致病凡三十六種皆謂之帶下經水而寒利期而利致小腹滿痛不及待後月之正期而先至故其行經一月再見者以土瓜根散主之 此為帶下而經候不勻一月再見者出其方治也按土瓜即王瓜也主驅熱行瘀佐以麝蟲蠕動逐血

桂芍之調和陰陽為有制之節

寸口脈按經弦而重大弦則為陽微大則為外感孔滅則陽不自振為諸寒孔則陰不為中虛寒虛相搏此名曰革革脈則不易明者明矣凡婦人而後為無病今見此脈則不能安半產經而不能調漏下以旋覆花湯主之 此為虛寒

而半產漏下者出其方治也但此方與虛寒之旨不合或者病源在肝肝以陰藏而含少陽之氣以生化為事以

流行為用是以虛不可補解其鬱聚即所以補寒不可溫行其氣血即所以溫歟錢氏謂必是錯簡半產漏下氣

已下陷焉有用旋覆花以下氣之理二說俱存候商

婦人陷經其血漏下血也黑亦不解是瘀血不去新血不生膠薑湯主之 此為陷經而色黑者出其方治也

方未見 林億云想是膠艾湯千金膠艾湯有乾薑似可取用丹溪謂經淡為水紫為熱黑為熱極彼言其變此言

其常也

婦人少腹滿如敦狀蓋少腹肥之室也胞為血海小便微難而不渴可知其水亦蓄產之後者此為水與血俱結在

血室也宜用水血并大黃甘遂湯主之 此為水血並結在血室而為少腹滿大小便難口不渴者出其方治也

婦人經水又閉不治者有虛實寒熱之可辨也又有行而不暢者如一月不肯利下不得以尋常行血導氣調和榮

以抵當湯主之 此為經水不利之屬實者出其方治也

婦人經水閉者有虛實寒熱之可辨也又有行而不暢者如一月不肯利下不得以尋常行血導氣調和榮

所以別乎寒疝也六十二種未詳 張隱菴云紅花色亦多汁生血行血之品也陶隱居主治胎產血暈惡血不

盡絞痛胎死腹中金匱紅藍花酒治婦人六十二種風又能主治痲瘰臨川先生曰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蓋

風乃陽邪血為陰液此對待之治也紅花棟莖葉且多毛刺具堅金之象故能刺勝風木夫男女血氣相同仲祖

單治婦人六十二種風者良有以也蓋婦人有餘於氣不足於血所不足者乃衝任之脈散於皮膚肌腠之間充

膚熱肉生毫毛男子上唇口而生鬚鬚女人月事以時下故多未足也花性上行花開散蔓主生皮膚間散血能

資婦人之不足故主治婦人之風蓋血虛則皮血之腠理不密而易於生風也此血主衝任故專治胎產惡血靈

樞經云飲酒者衝氣先行皮膚故用酒煎以助藥性瘧邪亦仗於膜原之腠理間故能引其外出夫血有行於經

絡中者有散於皮膚外者而所主之藥亦各不同如當歸地黃茜草之類主養脈內之血者如藍花主生脈外

之血者也川芎芍藥丹皮紅鈎之類又內外之兼劑也學者能體認先聖用藥之深心思過半矣

婦人腹中諸疾痛當歸芍藥散主之 此為婦人腹中諸疾痛而出其方治也寒熱虛實氣食等邪皆令腹痛謂可

以就此方為加減非真以此方而統治之也 尤在涇云婦人以血為主而血以中氣為主中氣者土氣也土燥

不能生物土溼亦不能生物芍藥為藥滋其血苓朮澤瀉治其溼燥溼得宜而土能生物疾病并蠲矣

婦人腹中痛小建中湯主之 此為婦人虛寒裏急腹中痛者出其方治也 長孫心典 按傷寒論云陽脈濇陰脈

弦法當腹中急痛宜小建中湯主之不瘥更與小柴胡湯 飲食如故者病不在胃也煩熱者陽氣

問曰婦人病飲食如故煩熱不得卧而反倚息者何也師曰 飲食如故者病不在胃也煩熱者陽氣

溺也以胞系不順了戾故致此病也 但無但當利其小便則胞中之氣使之下行愈以腎氣丸主之 此為轉胞症胞

系了戾而不得溺者出其方治也了戾與繚戾同言胞系繚戾而不順而胞為之轉胞轉則不得溺也治以此方

婦人陰中寒宜溫其陰中不用內服之生藥蛇牀子散主之 此通水上節令陰掣痛少腹惡寒症而出其方治

也但寒從陰戶所受不從表由宜溫其受邪之處則愈蛇牀子溫以去寒合白粉燥以除溼以寒則生溼也

少陰腎脈滑而數者滑主溼數主熱溼熱相合而結於陰分故今前陰中即生瘡陰中蝕瘡爛者乃經熱之成而生蘗也以狼牙湯洗之此為溼熱下

流於前陰陰中生瘡蝕爛者出其方治也狼牙草味酸苦除邪熱氣疥癬惡瘡去白蟲故取治之若無狼牙草以

狼毒代之

胃氣下泄不從大便為前陰吹出而正喧謂其連續不絕喧然有聲此穀氣之實大便不通故也 以猪膏鬻煎主之取其滋潤以通大便

通而彼塞矣

金匱方一十九首

小柴胡方見傷寒論

半夏厚朴湯

半夏一斤 厚朴三兩 茯苓四兩 生薑五兩 蘇葉二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分溫

四服日三服夜一服

歌狀如炙鬱帖咽中却是痰凝氣不通半夏一升苓四兩五兩薑三兩厚朴二兩蘇葉攻次男元犀按方中半夏

之降逆厚朴之順氣茯苓之化氣人所盡知也妙在重用生薑之辛以開其結佐以蘇葉之香以散其鬱故能治

咽中如有炙鬱之症後人變其分兩治胸腹滿悶嘔逆等症名為七氣湯以治七情之病

甘麥大棗湯

甘草三兩 小麥一升 大棗十枚 右三味以水六升煎取三升分溫三服亦補脾氣

歌婦人臟燥欲悲傷如有神靈太息長數次小麥一升三兩草十枚大棗十枚相當 魏云世醫競言滋陰養血抑

知陰盛而津愈枯陽衰而陰愈燥此方治燥之大法也

小青龍湯歌觀傷 瀉心湯歌觀傷 溫經湯

均相等調協陰陽守典型次男元犀按方中桂枝通陽芍藥行陰陰陽和則經之本正矣土瓜根驅熱行瘀  
蟲蠕動逐血治其本而不遺其末無一而非先聖之典型

旋覆花湯

旋覆花 三兩  
葱 十四

新絳 少許

右三味以水三升煎取一升頓服之長孫心典稟按旋覆花鹹溫

下氣新絳和血蔥葉通陽此方原治肝氣著滯之病於此症只示其意不可泥其方故前賢疑此方之錯簡

膠薑湯

方未見或云即是乾薑阿膠二味煎服千金膠艾湯中有乾薑亦可取用

大黃甘遂湯

大黃 四兩  
甘遂

阿膠 各二兩

右三味以水三升煎取二升頓服其血當下

歌少腹敦形敦音對古器也周禮若以乘血就以乘食少腹高起之水難水難亦蓄血也水同瘀血瀰漫結在血室大

黃四兩遂膠二頓服瘀行病自安次男元犀按方中大黃攻血蓄甘遂攻水蓄妙得阿膠本清濟之水仗行地

中歷千里而發於古東阿縣之井此方取其以水行水之義也內經謂濟水內合於心用黑驢皮煎造成膠以黑

屬於腎水能濟火火熄而血自生此方取其以補為通之義也然而甘遂似當減半用之

抵當湯

歌見傷寒論

師云婦人經人不利下此主脈症並實者否則當養其衝任之源不可攻下

礬石丸

礬石 三分

杏仁 一分去

右二味末之煉蜜為丸如棗核大內藏中劇劇者再內之

歌經凝成癖閉而堅白物時流宜偶然蓄淺不時胞宮主淫淫反生熱所積之礬石用三分杏仁一分納時病去不

遺延燒礬驅淫熱且瀉能固脫佐以杏仁之苦潤去其乾血一外納之方亦兼顧不遺可知古法之密

紅藍花酒

紅藍花 一兩

右一味酒一大升煮減半頓服一半未止再服

歌六十二風義未詳腹中刺痛勢傍程治風先要行其血一兩紅藍花酒煮膏張隱菴註解甚詳不再釋  
富歸芍藥散方見胎前小建中湯歌見傷寒論方意在扶脾以生血不全恃四物之類也  
腎氣丸

乾地黄八兩 山藥 山茱萸各四兩 茯苓 丹皮 澤瀉各三兩 桂枝

附子泡各兩 右八味末之煉蜜和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加至二十丸日再服

歌小水不通病轉胞胞由氣主一言包胞之內外交虛有氣充塞方不游移其氣自正氣虛則胞無所主其氣或致反戾其溺必難矣 芩三兩八兩枚 此方妙在大補腎氣脾氣足則胞正胞正則系正系正則小便不利而可利矣

蛇牀子散 蛇牀子一味末之以白粉少許和合相得如棗大綿裹納之自然溫

狼牙湯 狼牙三兩 以水四升煮取半升以綿纏筋如繭浸湯滌陰中日四遍

歌曰胞寒外候見陰中寒納入蛇牀佐粉安此溫胞益陽外治之善法為腎氣丸之佐也 更有陰中瘡匿爛者乃溼熱不急

何難除溼熱殺蟲如無狼有單以狼毒代之 狼牙三兩洗

膏髮煎

猪膏半斤 亂髮如雞子大三枚 右二味和膏中煎之髮消藥成分再服病從小便出千金云太醫校尉史脫家婢黃病服此胃中燥糞下便差

神歌曰陰吹症起大便堅古有猪膏八兩傳亂髮三丸雞子大髮消藥熟始停煎

門人問曰婦人雜病繁多非筆楮所能盡傷寒論金匱要畧二書何一而非婦科之法治乎然而業此者絕少通儒未免以集隘未全為議請於金匱外而續補之何如曰不能續也不必續也爾欲續吾且徇爾續之各家近道之言可錄者少今擇數條於左究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善讀書者自知之而修園不贅也

陳良甫曰婦人衝任二脈為經脈之海外循經絡內榮臟腑若陰陽和平則經下依時如勞傷不能約制忽然暴下甚則昏悶若寸脈微遲為寒在上焦則吐血衄血尺脈微遲為寒在下焦則崩血便血法當調補脾胃為主修園按

理中湯為要藥 李東垣曰聖人治病必本四時升降浮沉之理經漏不止是前陰之氣血已下脫水瀉不止是

人立治法云溼氣大勝以所勝助之風用木上升是也經云風勝溼是以所勝平之當調和胃氣而滋元氣如不止用風藥以勝溼此之謂也

陳良甫曰婦人血崩心痛名曰殺血心痛由心脾血虛也若小產去血過多而心痛者亦虛也用烏鯽骨炒末醋湯下夫笑散 武叔卿曰鹿茸丸治經候過多其色瘀黑者崩下吸吸少氣臍腹冷極則汗如雨兩尺脈微細由衝任虛良為風冷客胞中氣不能固可灸關元百壯夫丹溪以紫黑色為熱此言瘀黑者乃下焦氣寒血凝而黑各有法治然女子氣海在上血海在下故下焦溫而後氣升血行如鹿茸以血成形由氣而長血隨氣上而成角故入血分以生升又以附子艾葉佐而溫之以赤石脂禹餘糧鎮而固之柏葉清之歸地續斷補之誠下元虛寒之全方也不加人參豈無意焉而艾關元之意可想矣 武叔卿曰血虛須兼補氣譬之血猶水也氣猶堤也堤堅則水不橫決氣固則血不妄行自然之理也

武叔卿曰五靈脂散治血崩不止不拘多少炒令烟盡研末以當歸酒或童便調下三錢一名抽刀散治產後惡血心痛不可忍其效如神真急救之良方也人家不可不備並治蛇蝎蜈蚣咬塗傷處之愈 張子和曰婦人帶

下聖惠方與巢氏二家之說皆非也夫治病當先識經絡人身大經有十二奇經有八脈十二經與八脈通身往來經絡共二十道上下流走環周晝夜不息然此十二經上下周流者止十九道耳惟帶脈起少腹季脇之端乃章門穴也環周一身絡腰而過如束帶之於身難經云帶之為病溶溶如坐井中衝任者是經脈之海也循腹脇夾腦旁傳流於氣衝屬於帶脈絡於督脈督脈者起於關元穴任脈者女子養胎孕之所督乃是督領婦人經脈之海也衝任督三脈同起而異行一源而三歧皆絡於帶脈衝任督三脈皆統於篡戶循陰氣行廷孔溺孔上端衝任督三脈以帶脈續之因餘經上下往來遺熱於帶脈之間客熱扣鬱熱者血也血積多日不流從金之化而為白乘少腹寬熱白物滿溢隨溲而下綿綿不絕是為白帶多不痛或有痛者因壅碍而成也經曰少腹寒熱溲出白液寬者屈帶也病非本經為他經冤鬱而成此疾皆從溼熱治之遺熱於小腸從金化而為白與治病同法赤白痢乃邪熱入於

大腸赤白帶是邪熱傳於小腸故治二症不可驟用峻熱藥燥之燥之則內水涸內水涸則必煩渴煩渴則小便不利小便不利則足腫面浮漸至不起治法先以導水禹功瀉之次以淡劑降心火益腎水下小溲利水道則愈矣

張子和曰赤白痢者是邪熱入於大腸下廣腸出赤白也帶下者傳於小腸入經下赤白也據此二症皆可同

以治溼之法治之 方約之曰帶脈總束諸脈使不妄行如人束帶而前垂也婦人多鬱怒傷肝肝屬木脾屬土

肝邪乘脾則土受傷而有溼溼生熱熱則流通故滑濁之物滲入膀胱從小便而出古人作溼寒用辛溫藥則非矣

丹溪作溼熱用苦溫藥為是不知用苦寒正治也用辛溫從治也如溼熱拂鬱於內腹痛帶下非辛溫從治能開散

之乎若少腹不痛止下赤白帶者雖有溼熱而氣不鬱結用苦寒治之為當也 吳梅坡治赤白帶下用自製十

六味保元湯骨碎補貫仲去毛三錢杜仲小茴香鹽水炒各一錢五分人參巴戟各二錢黃耆當歸山藥獨活連蕊

鬚各一錢石斛升麻茯苓各七分甘草六分黃柏八分桂圓肉二枚 又方用六龍固本丸山藥巴戟肉山茱肉

各四兩川棟子補骨脂錢青鹽三人參蓮肉黃耆各二兩小茴香川芎木瓜各一兩 張潞玉曰衝為血海即是血

室衝脈得熱則迫血下行男子亦有是症不獨婦人也 金匱要畧水氣篇云問病有血分水分何也師曰經水

前斷後病水名曰血分此病為難治先病水後斷經水名曰水分此病易治何以故去水其經自下也 汪石山

曰凡經先斷而後病水少陰脈沉而滑沉則在裏滑則為實沉滑相搏血結胞門為血分難治若先病水而後病經

斷少陽脈牢少陰脈細男子小便不利婦人經水不通經通則為血不利則為水名水分易治此因脾肺虛冷不能

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滲泄之令不行生化之氣不轉 東垣云水飲留積若土在雨中則為泥得和氣暖日水溼

去而萬物自生長用加減腎氣丸歸脾湯六君子加木香泡薑肉桂

外科

外科書向無善本無怪業此者只講內消內托內補父火神照針砭圍藥薰洗開口收口諸小技儒者薄之而不言所以愈趨而愈下也余少年遇險逆之症凡外科咸束手而無策者必尋出一條大生路為之調理十中可愈六七

婦人眼病與男子頗殊當以補養之水以濟衝任胞門血海之血以目得血而能視也又肝開竅於目女子善懷每  
多憂鬱五鬱皆屬於肝又當以疎解鬱之藥佐之余新定二方面面周到

新定開替神方

充蔚子隔紙

元參酒浸各

香附為末以人乳拌五次

柴胡酒拌烘

澤瀉酒拌

防風黃耆

白菊花各三

右為末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錢菊花湯送下

又附方

枸杞子一斫去蒂並乾爛者不用

取羊膽十箇瀉汁用冬蜜十兩山泉水一斤攪勻將枸杞浸一宿蒸半炷香晒

乾又浸又蒸以汁乾為度收藏密貯勿洩氣每早晚各吞三錢以桑葉湯送下

瘰癧

瘰癧者頸上項側結聚成核累累相連或生於胸脅之間重者形如馬刀更重者聚成一片堅硬如鐵俗名鐵板瘰  
必死凡瘰多起於耳之前後乃少陰之部位也女子善懷每多憂鬱宜逍遙散加貝母夏枯草牡蠣瓜蒌子青皮之  
類常服虛者加味歸脾湯最妙必須灸肩髃二穴曲池二穴命門一穴氣海一穴足三里二穴方能除根又取大蝦  
蟆一箇去腸洗淨覆於瘰上以艾如大豆樣炙蝦蟆皮上至熱氣透瘰再灸別處如蝦蟆皮焦移易灸之三五日又  
一次重者三次可愈服消瘰湯瓜蒌一個搗甘草汁三錢皂角一片去弦子大黃三錢五味子一歲一粒水煎服下  
穢物愈末下再服常服丸方元參蒸牡蠣鑿錯煮川貝母各半斤為末以夏枯草二斤長流水熬膏半碗入熟蜜為  
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錢一日兩服開水送下此症忌刀針及敷潰爛之藥有丹方鈴羊角以磁片刮下為末或用  
舊明角琉璃刮下為末尤良每斤入貝母四兩全蝎三兩蜜丸空腹服三錢外用皂角入鯽魚腹中煨炭存性蜜和  
醋調塗無不應效

乳癰

乳巖

附乳縮

乳卸

經云乳頭屬足厥陰肝經乳房屬足陽明胃經若乳房忽然腫痛數日之外焮腫而潰稠膿湧出膿盡而愈此屬肝

胃熱毒血氣壅滯所致名曰乳癰猶為易治若乳巖者初起內結小核如棋子不赤不痛積久漸大崩潰形如熟榴  
內潰深洞膿水淋漓有噁巖之勢故名曰乳巖此屬脾肺鬱結血氣虧損最為難治乳癰初起若服人參敗毒散瓜  
萸散加忍冬藤白芷青橘皮生者當歸紅花之類敷以香附餅即見消散如已成膿則以神仙太乙膏貼之吸盡膿  
水自愈矣乳巖初起若用加味逍遙散加味歸脾湯二方間服亦可內治及其病勢已成雖有虛扁亦難為力但當  
確服前方補養氣血縱未脫體亦可延生周季芝云乳癰乳巖結硬未潰以活鯽魚同天生山藥搗爛入麝香少許  
塗塊上覺癢勿搔動隔衣輕輕揉之以七日一塗旋塗旋消若用行血破氣之劑是速其危也更有乳縮症乳頭縮  
收肉內此肝經受寒氣飲不舒宜當歸補血湯加乾薑肉桂白芷防風木通之類主之又有乳印症乳頭拖下長一  
二尺此肝經風熱發泄也用小柴胡湯加羌活防風主之外用羌活防風白欽火燒熏之仍以草麻子四十九粒麝  
香一分研極爛塗頂心候至乳收上急洗去此屬怪症婦人盛怒者多得之不可不識

瓜萸散

瓜萸一箇 明乳香二錢 酒煎服

香附餅 敷乳癰即時消散一切癰腫皆可敷

香附細末淨一兩 麝香二分

處

神仙太乙膏 治一切癰疽不問膿之成否並貼宜之

元參 白芷 當歸 肉桂 生地

右藥用麻油二斤內諸藥煎黑搥去滓復將油入鍋熬至滴水成珠入黃丹十三兩再熬滴水中看其硬軟得中

即成膏矣如軟再加黃丹數錢

加味逍遙散 治肝經鬱火頭生瘰癧並胸脇脹痛或作寒熱甚至肝木生風眩暈振搖或咬牙發癢諸症經云本

鬱則達之是也

陰挺證坊刻外科論之頗詳大抵不外溼熱下注為病薛立齋以補中益氣湯加味道遙散六味地黃丸知柏八味丸為主以當歸蘆薈丸龍膽瀉肝湯之類為輔可謂高人一著而治之無一效何也蓋為前人溼熱二字誤之也予在籍時醫道頗許可於人治療三十七載閱歷不為不多而陰挺證從未一見意者古人用心周到不過所聞而備其病名乎遂至辛酉以縣令發直候補公餘之項時亦兼理斯道方知直隸婦女十中患此病者約有三四甚者突出一二寸及三四寸大如指或大如拳其形如蛇如爪如香菌如蝦蟆不一或出血水不斷或乾枯不潤或痛癢或頑麻者以致經水漸閉面黃食少羸瘦咳嗽吐血而寒熱往來自汗盜汗病成勞傷而死輕者但覺陰中滯碍而無其形或有形亦不甚顯無甚痛苦若經水勻適尚能生育時醫名之曰痞又名吃血勞所用之藥均無一效或用力割一時稍愈旋且更甚余亦常按前人之法而治之亦未見效未知何故余讀內經金匱千金等書及各家秘藏等本尋其言外之旨而參以所見所聞頗有所悟因知此證南人不患即偶有之治亦易愈北人亦常患治皆固效自有其故蓋以南人之陰挺由於病變書有其方按法多效北人之陰挺由於氣習病象雖同而病源則異所以弗效其云氣習奈何世俗日坐濕地夜卧土坑寒濕漸積固不待言男子勞動而散洩婦人則靜而常伏至春夏以及長夏溼得暑氣之蒸上騰有如蒸飯婦人值經水之適來血海空虛則喜受且終日坐於溼地而幼女紅土得人氣而漸乾溼隨人氣而內入即金匱胞門寒傷之義更有甚者長夏乾土得雨之後則土中之蟲無不蠕動一聞血腥之氣蟲頭上仰噓吸其氣蟲為陰類血為陰汁以陰從陰毒氣併之即為陰挺之病根推而言之即不生溼地凡婦女不用便桶蹲於廁中而便溺廁中為污穢幽隱之中更多溼蟲之潛伏其毒氣皆能隨其腥血之氣而上乘之也余家山中每見小兒坐於溼地多患陰莖腫脹或作痛癢俗謂蚯蚓吹也治者揭開鴨嘴含之以鴨喜食蚓也或以花椒白礬湯洗之以椒能勝寒礬能除溼也知此而陰挺之病根更瞭如指掌矣醫者不察其由止按成方以施治無怪病日增劇更有一種漁利之徒以下水消腫攻毒之峻藥為凡內服又以蟾酥硼砂芒硝麝香雄黃水片阿魏白砒之類外敷為害更烈余所以不忌默然而坐視也予於此治

之初患者以五苓散料加蜀椒黃柏小茴附子沙參川芎紅花之類蜜丸每服四錢一日兩服外以花椒苦參蒼木槐花煎湯入芒硝熏洗又以飛簪六兩銅線四錢五味子雄黃各五錢桃仁一兩共為細末煉蜜為丸每重四錢雄黃為衣納入陰中奇效或久而成勞經水不利以溫經湯腎氣丸主之而龜板鼈甲蒺藜之類隨症出入加減亦有愈者筆楮難盡惟於金匱婦人雜病及全部中屬詞此事得具一言一字以啟悟機斷不治之證矣

續記

傳廉訪觀察清河時其弟南安寄來慎修修國以醫兩卷東臯四書文八卷披閱不倦題句云東臯制禁慎修醫書萬頃汪洋孰望涯辛酉余到直候補叨識於壯牝元黃之外此一時之盛事也亦彼時之僅事也日者奉委赴熱河稟辭甫出又傳入署曰雅著數種俱經抄錄詳加評點但集中闕婦人陰挺一證此證非方最多亦最險逆而難治必不可闕若到熱河辦公餘當續補之予答以近日醫過兩人獲效之故差次繁冗之中尚恐立論弗詳不如即於寓中走筆書之書成呈閱一閱一擊節又問曰聞二十年來患此者少自此地種產甘薯婦女食之多生此瘡蓋以瘡形與甘薯相仿也余曰此亦想當然語其實不然甘薯始自閩省俗名地瓜性同山藥而甘味過之閩自福清以來及漳泉二府濱海處以此作飯終身不生他病本草從新謂其補脾胃驅溼熱養氣血長肌肉海濱人多壽皆食此物之故全著譜極贊其功閩人治下痢以白蜜同煮食之甚效婦人患赤白帶用此法亦效可知其利溼熱之功鉅也味甘屬土土能勝濕可知其利溼之功尤鉅也鄙意以甘薯堪為陰挺證之專藥蓋以陰挺之本不離於溼而此為探本之治陰挺之形突出如瓜而此為象形之治患此者令其如法服藥數藥之外又以此物代飯其效當必更速觀察曰善請附於前著之後以補千古之闕並祈一時之疑洵大方便之一事

田羅村社台三音服占心服病一囊藥則太和春訪以業醫者之貴料其術也同邑

修園師祖為名孝廉與城世有通家之好尤精於岐黃之學先岳黃諱奕潤曾隨文筮仕後凡大江南北以迄鄒

魯燕趙諸名區得分刀圭者無不沉疴立起生平所著各種醫書

靈石夫子克承先志韻擬行世今已玉樓是賦茲秋

師兄心典復刷女科要旨城泰附門牆因替數語以識簡末亦竊嘆杏林橘井之源遠流長矣

古有疾醫瘍醫載於周禮然其理無異恭初治瘍未能信也嗣從遊晚學生陳芝城應常謹跋

靈石夫子之門

修園太夫子著書立說家學相傳

夫子每有指授恭始渙然冰釋乃悟疾醫瘍醫二而一者也女科要旨為

太夫子之遺

夫子續而成之

師兄心典紹厥淵源為之剖析詳明焉其間披卻導竅無不簡當因請付梓以行於世而後學者當亦不為無

補其壽世壽民之意為維深矣

且夫醫者理也醫者意也理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非醫之精者不足以抉其大要而探其微旨也會憶當年受業於

年受業於

靈石夫子之門誦讀

太夫子之遺書吾

師之韻註淵源有自與妙無窮其濟世活人之功匪淺鮮矣何期中道分離泰山莫仰

師兄心典留心研究精探源流復檢女科要旨一書梓行於世庶不沒承先繼志之功云爾

侯邑榕岸晚學生葉亨會松友敬跋

修園太夫子通儒而明於醫者齡生恨晚徒深私淑厥後從遊

周夫子贈諱易圖見

老夫子贈一聯云范文正之存心如張長沙之遺軌在茲是

夫子得真傳於

老夫子恍於此聯中悟之矣師若第一脈相傳讀傷寒金匱淺註二書知

老夫子著作宏富遺書尚多未梓今

心典大兄承先志之遺將女科要旨刊行蓋要者萬殊總歸於一本而旨者涉海不致於問津則後之業女科

者得此書為慈航寶筏而婦人女子亦可免天枉之傷耳 隴邑門生孫王長齡道心謹跋

琉球雖僻處遐荒禮樂遜於中夏然典章制度以及堪輿醫卜皆以中國為依歸此足徵同文之化也憶昔

國主證患腦風醫者博採羣書凡奇方秘術皆罔效焉茲特命隨貢 京師詣太醫院仰求指示聆其議論抑以

向所曾進於

國主者建謝

恩後適闕閱誦

修園太夫子傷寒論等書理精言切足紹虛扁之傳故復受業於

靈石夫子之門得其秘旨如飲上池遂擬一方專差寄至

國主厥疾乃瘳今之蒙殊

恩而得 異寵者皆出

夫子之賜也乃猶慮儀之才淺學疏復遙寄金匱淺註一部則

夫子之造就於儀者意何厚歟茲

師兄心典紹厥淵源復劑女科要旨意謂言賅誠為壽世之良書也爰綴數語